王雲五主編
王蘧常著

清末沈寐叟先生曾植年譜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附评考索引序

所谓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者，乃手书於四十年前，民乃同一工作。国抗战前也。盖自民国二十一年一二八，东倭相继侵我边塞，迄二十六年八一三之年为抗战开展，利用东倭考下会诸年谱拔录一部分，以备後与东方图书馆之目，先后访购书版古籍十四万册，又手校存之谱一百二三十种，连同中国史地书和收佔内外古籍诗艺为千种，合计万六二百余种，以资拟加研究。犹思年谱之作，实始於宋，而为

講論內訂，或口授書中之人事地，亦如上所謂主演之事人，亦之人加篇，謂見此種遺稿成為物篇，蒐求所謂之記録。至中不得之門史家大歎搜雜。古代斯化原以為許名以傳於人之，故解為經典，此與歷代史家內外類而詳解不稱，遂為不利於此類之記錄，甚至刪除，古籍也其為之。事為各國修史者為其另有所藏之事者，留書曲筆者，曾刪除異聞，無由考見收書之名，於興新人之讀，收撥，雖，而收集萬，惟由家族流傳之年譜而書於也。

至唐代以前之年譜，如西漢人說史公武
譜之遺存，想係考據所成，而以宗以後存譜之也
其，然今傳一種，亡之備年譜，其究非宋以後
年譜之比也。至明年の十餘萬種以之比傳
今先說意於及世紀，張東中明圖籍仍遂而
再冊，錄於兩至之傳承不移之之篇而傳者圖籍，
以供來述精撰者譜，書及稿者，以對數種於傳於
習初之，紀遠始，說前此者後，於不能自設一圖
以佐，為為此時國傳人而為圖初徵，以調補倉置
說，研究者，才前後，別某類往往之擬其年譜顧向

武器之軍閥的，連同韓越之人數及土地房地
繳械，合計已逾二百餘以上，所獲的十年戰爭
產之功，那參二三年，另一百餘萬援款計在
，另加三百餘萬元，一面選擇精銳及其他
多方收集此後，那麼仍需二百餘萬，一面進諸細
覺察引向多後，宣傳之政策引，務在一二萬萬
之要，第一倡議宣傳之方針，上可推行以供給
其他之敵俘說話，惟有調整宣傳，經驗孫總理之
之議先行實現，並請至少須將所舉年內，如經須
可以用以決定國本年四月報告與月宗此敬禮，十餘，以

標準。民國成立後，即改訂為廿二畫本。查
大號為第二十四號、第三十二號，廿二畫本類，考
取我大小字號，各體之字，即字譜之誤
並列記，有若干字數，與廿二畫本
本子所舉例，條列之以供參考，人人所共知之
四十萬字譜，取小小楷字，千字文所得以為
五七，因一律作五十言，所書譜諸體成為
大小字體，皆以三分小為一致，另有信仰不同常
體同此例，但入草書，可知當依法標準，想同學
為欣賞，當不勉強，然物諸地，應用者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三月十五日 王原甫

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附詳盡索引序

所謂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者，以余曾於四十年前從事同一工作。因抗戰而中止。蓋自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本館刼後半載復業，迄二十六年八一三之全面抗戰期間，利用本館董事會決議年撥盈餘一部分，以供復興東方圖書館之用，先後訪購木版古籍十四萬册，其中括有年譜一百二三十種，連同中國史地叢書所收館內外專家新著如干種，合計不下二百餘種，得暇輒加研究。藉悉年譜之作，實始於宋，多數爲譜主自訂，或口授子弟門人筆述；不則亦於譜主沒世未久，其門人故舊，就見聞或遺稿代爲編纂，幾等於譜主親撰。其中所述言行史實大都詳確，古代著作原以藏諸名山傳諸其人；故鮮有顧忌，此與歷代正史率由新朝爲勝朝所撰，遇有不利於新朝之記載，無不删汰，甚或曲筆爲之。幸而我國修史者多爲具有正義感之學者，不肯歪曲過甚，寧删汰忌諱；然因是不免失眞已多，持與私人年譜相較，往往不無差異。此爲宋以後之年譜可貴者也。

至唐五代以前之年譜，則由後人就史書或譜主遺著搜集考據而成，不如宋以後各譜之迫眞；然合冶一爐，亦足備參證，然究非宋以後年譜之比也。是爲余四十年前所得之印像。

今者旅臺將及卅載，續收中外圖籍約達五萬册。鑑於前在大陸所藏之七萬册珍貴圖籍，以共匪竊據大陸，未及移出，以致散佚或陷於不可知之命運者，懲前毖後，特斥資自設一圖書館，命名爲財團法人雲五圖書館，公諸社會閱覽，計所收中文圖書別集類往往括有年譜在內或有已單行者，連同新收近人著作及史地叢書舊刋，合計已達二百種以上。緬懷四十年前未竟之功，假我二三年，當一面續訪遺佚或新著，當不難達三百種左右；一面選擇精要及具有各方代表性者，假定仍留二百種；一面逐譜編製索引，則最後全部之總索引，殆在一二百萬之數，不僅集年譜索引之大成，亦可持以糾正史書之闕失訛誤。惟是編製索引，須將孤本之年譜先行景印，每譜至少須得若干册，始便從事。因卽決定自本年四月起每月景印十種，分輯發行，其版式不同者皆統一爲卅二開本。查古籍多爲二十四開或三十二開。卅二開本者，其原式大小不變，廿四開者略予縮小，字體亦朗然可觀。至原史地叢書係卅二開本，除字體過小予以重排，餘則照原式景印。人人文庫本爲四十開，字體略小，研究年譜者多爲中年以上之士，因一律放大爲卅二開，則字體隨版式而加大；且集成全書可大小一致，間有佳作爲同業出版而必須納入集成者，則當洽讓版權，想同業樂觀厥成，當不難達成協議也。是爲序。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三月十五日王雲五

序

年譜依編年順序記載一人生平之事蹟，宋以後名人往往有之，大抵爲譜主自訂，或爲門生故舊所撰，亦有後人於古代名人就其著述，考其事蹟，爲之編訂者。年譜所述言行事實，大都詳確，可補史書之厥失，此其可貴處。

商務印書館從事編輯歷代名人年譜，始於上海，主其事者爲本館王故董事長雲五先生。遷台後，及雲老復主持本館，以前在大陸所藏圖籍散佚，重新蒐集，歷年所得舊刋新著，已達二百餘種，定名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自民國六十七年四月起分輯發行，每輯十册，迄六十八年雲老逝世之時，已刋行六輯。七輯以後自本年起照原定計畫陸續刋行。今雲老雖已謝世，不克親睹全部計畫之完成，然各輯目錄早經其生前決定，爲誌其四十餘年來與年譜集成之編輯工作相始終，仍標明雲老主編。雲老逝世後，本館另行蒐集者。因不在原定目錄之內，刋行之時，則不標明主編。

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

民國六十九年四月二日

沈寐叟年譜

先師沈公諱曾植。字子培。號乙盦。晚號寐叟。案公別號甚多。如薏盦。檍盦。乙僧。乙叜。寐翁。睡翁。遜齋。遜翁。耄遜。巽齋。遯叟。李鄉農。餘齋老人。睡庵。茗香病叟。孺卿。皖伯。宛委使者。菩提坊裏病維摩。釋持。梵持。建持。持卿。隨庵。守平居士。谷隱居士。浮游翁。恆服。其翼。楚翹。東軒。東軒支離叟。灊皤。灊庯。袌遺。兌廬。東湖盦主。媻者藪長。姚埭老民。癯軒。癯禪。癯翁。東疇小隱等。其他尚不可僂指。浙江嘉興縣人。先世籍隸官。明成化間有用霖公者。失其諱名。儒高隱。自鹽官遷嘉興郡城外長水塘。案見沈氏舊族系譜。及公從伯曾祖帶湖司勳叔埏頤綵堂文集卷十五十世祖用霖公九世祖梅石公家傳。三傳至秀溪公諱應儒。始遷居郡東門外熙春橋。以樂善好施聞。實爲公十一世祖。家遂穎穎日起。而子姓漸蕃。案頤綵堂集卷十五八世祖禮部公家傳。則謂八世祖諱詔。字朝恩。自長水遷於熙春橋家焉。此從公父贈光祿水部公所輯公祖司空公年譜。不知孰是。姑兩存之。五傳至映渠公諱廷煌。郡庠生。誥贈榮祿大夫。配諸。贈一品夫人。則公之高祖也。

曾祖諱學塏。字自堂。邑庠生。誥贈榮祿大夫。妣陳。案公大父司空公補讀書齋遺稿卷十皇清例贈文林郎顯考守拙府君行略。只云配我母陳孺人。處士諱□□公女。已不能舉其名。誥贈一品夫人。

祖諱維鐈•字鼎甫•號子彝•賜進士出身•官至工部左侍郎•誥授榮祿大夫•學者稱小湖先生•有補讀書齋遺稾十卷•

案其門下士曾滌生文正公國藩爲作行狀云•公少而刻厲•自力於學問•然不敝敝爲世俗科舉之業•獨慨焉欲有造於聖人之遺經•與古碩儒之詣•嘗受學鶩湖書院院長段茂堂先生•一見深敬異之•嘉慶六年•舉於鄉•七年•成進士•散館授編修•以文學受知仁宗睿皇帝•充皇清文穎館纂修官•奉命偕輯全唐文•又入直懋勤殿•與修祕殿珠林石渠寶笈•累有白金文綺之賜•充辛未癸酉鄉會試同考官各一•再遷爲司經局洗馬•督湖北學政•在任遷翰林院侍講轉侍讀•宣宗卽位•授翰林院侍講學士•與修仁宗實錄•二年爲福建考官•試事畢•遂督學福建•先是前學政韓鼎晉奏稱各省士風非一•任事者或不區良楛•一切痛懲艾之•不肖之徒•累及賢者•大失朝廷所以勸士之意•請分別勸迪•以培士氣•至是命總督趙文恪公愼畛與公集議•因益推論所以約官吏•育人材•使善者得息•而不類者亦得所懲•言甚切至•奏入•從之•在任轉侍讀學士•擢大理寺少卿•八年•督順天學政•累遷太僕寺卿•宗人府府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二年•督學安徽•期滿當受代•乃諭仍留任•在任授工部左侍郎•公於是五督學政矣•公爲學政所至常侃侃自將•使表植則端•人士翕然鄉風•其所登崇•耨櫛而長養之•莠者畏匿•秀者茁出•又因事任功•以爲人士休•自四省之士•與當時嘗所共事之人•皆曰明•其所摘治•皆曰察其•所更置•皆曰有功於我•任安徽時•嘗以鳳陽府屬之壽州•鳳臺去郡闊遠•餘數百里•又有長淮之阻•風濤覆溺者比比•乃與總督陶文毅公澍•巡撫鄧公廷楨•建議奏請•更設試院於壽州•使二州縣士•就試其中•下部議行•人尤以爲便•公自分校鄉會試•及典鄉試•號爲得人•如侯官林文忠公•晉江陳給諫慶鏞•並爲當世所重•洎爲學政•所取尤多樸士•時論韙公之愼司文柄•有以賢於人人也•十八年•以疾致仕•公既以篤學懿行伏天下•自少至老•未嘗一日輟業•其後罷官居京師•益講明學術•以風後起•於書無所不窺•人治之大•古今之變•典章沿革•聲音訓詁之緐•皆掇其要恉•其治通鑑一書•旁考參稽•朱墨點勘•反覆數過而不已•嘗爲姚文僖公文田古音諧書後•言正音部分•以達他部之流變•深究崑山顧氏婺源江氏之旨•至於他學•亦多所發明•然必折衷於義理•歸命於有宋諸子•及前明國初諸大儒之書•尤多且久•潛心獨詣•口逡而身被焉•亦嘗序長沙唐先生鑑所纂學案•謂由漢唐以來•學者中於釋老之害•其尤敝者•金谿姚江之倫•襲儒者之似•以彌縫佛氏•泛濫乎天下•沈溺乎人心•聖清興而平湖陸子•桐鄉張子出•其燄少熸矣•然猶有詖邪之徒•爲調停之說以相眩•學者泯泯•罔所適從•激而愈變•乃復有末學小儒•掇拾漢氏之餘緒•以與程朱相攻難•此

皆學術世道之大憂・而有識者所深閔也・蓋公之自得於中・而不肯苟同者如此・然公未嘗論著以自襮・而獨實以措之人已上下出處取與之際・確然自致於其內・而夷然豁乎其外・誠恭方質・可慕而則・服官踐職歷四十年・體用充備・本末完好・天下識與不識・竝稱爲賢者・至其引疾早退・皆以其用未竟爲惜・其家居・皆依附之・其歿也・哭之皆哀云・道光二十九年・江淮以南大水・西瀕荊湖・東至於海・滔滔七省・浙中郡縣漂沒・民無所得食・公致書巡撫吳君文鎔・告以先後緩急之策・巡撫君然公言・遂咨以事・求共濟・公博採綜畫・夙夜竭勞・竟以成疾・以是年六月某甲子卒・年七十二・其後巡撫君卒入告・天子頒帑金數十萬以振窮民・浙人獲蘇・議自公發也・公持身約甚・雖貴顯矣・而被服寒素・歲祿所入・恒以急人之乏・晚歸嘉興・置墓田若干畝・以贍族鄰・月給廩粟・以賙貧窮・醵金以廣恤嫠之額數・凡可濟於物者・傾身求之・其於一己之嗜好・泊然無所求也・間獨喜藏書籍・多方購訪・必致而後已・如程氏讀書分年日程・羅氏困知記・陸氏思辨錄・張氏遺書及年譜・祝氏淑艾錄・汪氏儒先晤語・諸書・世或不多有・與雖有而漫漶訛脫不可讀者・旁羅舊本・手爲訂正・芟複刊誤・付諸梓人・前後至十餘種・又聞天門胡氏讀書說放佚矣・有官其地者・屬爲訪其後裔・刊以行世・蓋其深知篤好・洪發幽光而惠來者・亦不自知其力之勤也・子二人・宗涵刑部司務・宗濟太學生・孫二人・曾棨・曾楨・謹具歷官行誼・及爲學之指歸・牒付史館・備甄擇焉・此文不載求闕齋文集中・公學術行誼與司空至有異轍・故附之・備學者參稽焉　妣顧元和乾隆丙戌進士署廣東惠潮嘉道惠州府知府肇杏孫女・國子監監生有篤女無出・廣金壇乾隆戊辰進士順天府府尹鳴臯曾孫女・陝西盩厔縣縣丞耆寶次女・　誥封一品夫人。

父諱宗涵。字儼伯。官至工部都水司員外郎。誥授朝議大夫。公貴。誥贈光祿大夫。妣葉。歸安乾隆癸丑進士廣西巡撫紹樘孫女・嘉慶丙子舉人・候選知縣葆勳女・此依公庚辰會試硃卷・司空公年譜不載・疑未娶前卒・韓。仁和乾隆乙卯進士江西巡撫文綺孫女・嘉慶戊辰舉人・候選知縣紱章女・　誥封恭人。誥贈一品夫人。　中父諱宗濟。字廉仲。官至廣東連州直隸州知州。以公官貤贈光祿大夫。無子。以儼伯公季子公弟曾樾嗣。　公兄弟四人。伯曾棨。初名曾陵・見司空公年譜・字子承・號戟廷・　公仲。叔曾桐。字子封・號同叔・一號檗宧・　季

曾樾（字子林•）女兄二人皆蚤殤•男女行則公居四•故鄉里又稱公爲四先生也•

淸宣宗道光三十年庚戌（西曆一千八百五十年）公一歲

二月二十九日酉時•公生於京師南橫街寓次•（案贈光祿公於道光二十八年二月以女弟許字李氏•時李壻蓼生德莪需次虞部•不能就姻•奉司空公命•挈眷伴送入都•九月在順天捐輸保奏•以部司務籤分刑部•兼貴州司行走•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司空公薨於里第•贈光祿公奔喪回籍•見司空公年譜•而眷屬未言歸•公生當在北京旅次•公海日樓詩集卷二•逸社第七集分詠京師勝迹得陶然亭詩•有云•我生於燕長於燕•可證•又當時贈光祿公寓廬•當在南橫街•以公此詩下卽云橫街珠巢四十年也•珠巢亦街名•見後•又公俞策臣先生畫跋云•先生畫六葉•咸豐辛酉居南橫街老屋東廂時作也•先生館余家•曰老屋•則居此久矣•）時公父贈光祿公三十二歲•公大父司空公薨後一年•而洪秀全起事之年•雅片戰爭後之三年也•

文宗咸豐元年辛亥（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公二歲

十二月八日•司空公葬於郡城南門外王店（案古梅會里）北七里十八莊榨簖里之阡•移顧虞兩夫人之殯祔焉•（陳頌南給諫慶鏞司空公墓誌銘　案同里金甸丞太守蓉鏡澎湖遺老集卷二•和乙師舟行雜詩•注云•乙師言葬司空時•刑家云三十年後必貴•但不利長房•司空長子宗涵云•果吉•我不惜當其咎•至同治癸

酉。乙師得舉京兆。庚辰丙戌與弟同叔先後成進士。入翰林。對持漢節於皖粵。皆宗涵子也。附記於此。

咸豐二年壬子 一千八百五十二年 公三歲

咸豐三年癸丑 一千八百五十三年 公四歲

九月。公弟子封 曾桐 生。案凡不注出處者皆得之公嗣子慈護丈頌之言下放此

咸豐四年甲寅 一千八百五十四年 公五歲

咸豐五年乙卯 一千八百五十五年 公六歲

十月。公季弟子林 曾樾 生。

咸豐六年丙辰 一千八百五十六年 公七歲

公七八歲時。除夕仰見三星。輒淒然淚下。公海日樓詩集卷一次樊山小除夕詩・天上星辰還歷歷・自注・余七八歲時・除夕仰見三星・輒淒然淚下・五十餘年・此景不忘・悲亦未懺也・蘧案此忘殊不可曉・

咸豐七年丁巳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公八歲

五月十八日。贈光祿公歿於京師。時贈光祿公官工部候補員外郎都水司行走。公躃踊哀毀如成人。先是司空公贈光祿公居官廉。至是益困。家無恆師。案公受業師・自俞幼珊高僞生兩大令羅吉孫中書外・多不能考其受業年月・據公庚辰會試硃卷・受業師有孫春洲訓導堃・周克生明經曰楨・王楚香教授寶善・俞幼珊大令功懋・高僞生大令偉曾・秦皖卿隣尹瑔・阮際生大令堯恩・朱厚川刺史懿泰・周節侯孝廉曰篔・王莘鋤主事綷・羅吉孫中書學成・及長兄戟廷大令・凡十二人・多不可年繫・附出於此・鞠於韓太夫人。公嗣子慈護丈頴哀啓太夫人鐙下課義山詩成誦始寢。通音均之學自此始。金甸丞太守東軒先生沈公傳・自注云・此得之緒論・

咸豐八年戊午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公九歲

咸豐九年己未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公十歲

是年．中父連州公自里中入都．（沈廉仲補讀書齋遺稿跋）

咸豐十年庚申（一千八百六十年）公十二歲

夏．洪秀全軍擾嘉郡．（沈廉仲補讀書齋遺稿跋）里中藏書多被燬．（寐叟題跋）

秋．英吉利法蘭西聯軍入寇．陷太沽礮臺．據天津．自通州進窺京師．公侍韓太夫人暨連州公避往昌平．（案公題俞策臣先生畫册詩云．山氣闇無晝．慘慘雲而風．疲民魘若寐．危石支孤笻．青坂曉弃師．甘泉夕傳烽．百里雷霆驚．九天霧冥蒙．髫年識此境．播越軍都東．慈母撫諸孤．寒宵淚鐙紅．沙河長鈹夾．南寺毗沙雄．鼉騰印不忘．童心弱能容．）一日從連州公姑壻李蓼生方伯（德莪）登昌平州城樓．四山黯黮．時初聞圓明園警．雖童幼甚慘怛也．（公俞策臣畫策跋）

咸豐十一年辛酉（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公十二歲

是年．從同里俞策臣大令（功懋）（案號幼珊．海鹽人．優貢．官廣東□□知縣．）受小戴禮唐人詩歌凡半載．大令辭去．瀕行．公流涕牽衣不忍別．乃留畫六葉慰之．（俞策臣畫册跋）

韓太夫人爲公娉姑壻昆山李蓼生方伯女。方伯將出守貴州遵義府。文定始出都。　韓太夫人授公高叔祖東川公（廷耀）手批本漁洋山人精華錄。晨夕几案未嘗離去。（公漁洋山人精華錄跋）

穆宗同治元年壬戌（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公十三歲

秋。從仁和高儁生大令（偉曾）開筆。自謂平生詩詞門徑及諸辭章應讀書皆稟大令指授推類得之。先生多交遊。暇則蠅頭字鈔張天如通鑑紀事本末。谷氏明史紀事本末。論公因是知明季復社文學。是時王硯香先生□□館公舅家。二先生日爲詩詞唱和。公私摹放爲之。匿書包布下。大令案得之。咲且戒曰。孺子可教。俟他日。此時不可分心也。公知抗厲自此始。（護德瓶齋筆記）

是年連州公遊宦粤東。（沈寐仲補讀書齋遺稿跋）

同治二年癸亥（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公十四歲

春。高儁生大令辭去。大令自館中登車。公送於門。賓客多。不得偶言。公流涕。大令顧公。亦流涕。（護德瓶齋）

同治三年甲子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公十五歲

六月。洪秀全之亂平。

同治四年乙丑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公十六歲

同治五年丙寅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公十七歲

公是時頗有廣交游侈結納之意。旣而悔之。據書札與某書 案書此下云感鄒南皋言而止

同治六年丁卯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公十八歲

是時家困甚。以祖傳初拓靈飛經。錢警石稱爲第一沈家本者。質米於估家。才朱提三十銖耳。案公沈厚

珍藏靈飛經跋云・往在蜀都・錢徐山先生嘗語余・響石老人晚歲平賞石刻・偏覽不中故家小楷名帖・於靈飛經・必稱沈家本第一・當時徐山丈・沈維宜・蔣寅舫・張叔未先生・家各出所藏以相較・無能頡頏者・帖後先水部公攜至京邸・散帙未裝・拓工精絕・鋒鋩纖麗・不異手書・墨華濡潤如宋拓・余幼時猶見之・記其神采・宛在目前・丁卯戊辰之間・質米於估家・才朱提三十銖耳・思之痛心・彌棘針刺臆也・

同治七年戊辰（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公十九歲

是年・從錢唐羅吉孫中書（學成）遊・才數月・（據護德瓶齋筆記）

同治八年己巳（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公二十歲

公天性耆學・（哀啓）目數行下・（先大夫二欣室文集駢文沈乙盦四丈七十壽序）於學無所不闚・（哀啓）自少即沈潛義理・承司空公之緒・（金傳）既又盡通國初及乾嘉諸家之說・（王靜安徵君國維觀堂集林卷十九沈乙盦先生七十壽序）尤深於史學掌故・博學詳說・恆廢寢食・家貧體弱・冬日無絮衣・手指僵裂・終不釋卷・晚年有要痺疾・實以此也・（哀啓　案公少時家奇貧・兄弟只長衣一襲・每易之而出・無襪常白足・蘧得之緒論・）

同治九年庚午一千八百七十年公二十一歲

秋・公以太學生應順天鄉試・同考官羅繹農家劭公庚辰會試硃卷又翁文恭公同龢八月初六日日記得公及閩縣王可莊仁堪卷・詫為奇才・羅癭公惇曧輓公詩注薦於主司・公報罷・羅大惋惜・

同治十年辛未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公二十二歲

同治十一年壬申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公二十三歲

夏・李逸靜夫人余敏齋參議肇康敏齋詩存來歸・案成昏之日月已不可考惟公七十三歲民國十一年六月十一日曾舉行重諧花燭・則是年昏期・亦當在六月十一日矣・蓼生方伯時官四川川東道・見 先大夫賜蘧常手諭公杭海南來・由滬泝江西上・至成都就姻・案公乙卯稿及海日樓詩集晚望詩云・昔遊蜀道記初程・自注・余第一次至滬・為同治壬申・入蜀就姻・航海南來・泝江西上・時金利源碼頭尚未成也・又海日樓詩集卷二・偕夠卿赴雪膯招中途隋車傷足詩有云・平生舟車厄・蹉跌劇經過・掀淖鼠雀輪・摧帆灔澦柁・車傾曾敗面・輓脫不傷髁・摧帆事・當在此役・他則不可知矣・經紫柏嶺・謁留侯祠・泉石清絕・為徘徊不忍去・公題周東邨棧道圖詩跋既偕夫人同還京師・夫

人郎質衣飾供菽水。自是內助得人。益得嫥心劬學。哀啓偶爲應世之文。有譽於京師。金傳

同治十二年癸酉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公二十四歲

秋。公領順天鄉薦中式第二十二名。見公會試硃卷四書題爲回也三月不違仁。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詩題賦得湖色宵涵萬象虛。得涵字。見李㤅伯慈銘桃華聖解盦日記辛集本年八月初十日丙戌日記。座主爲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全慶。左都御史胡家玉。吏部右侍郎童華。戶部左侍郎潘祖蔭。公會試硃卷李㤅伯桃華聖解盦日記

同治十三年甲戌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公二十五歲

□月薄遊太原。公具茨集跋

德宗光緒元年乙亥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公二十六歲

公在乙亥丙子之間。始爲蒙古地理學。得張氏蒙古遊牧記單本。沈氏落颿樓文稿。以校鄂刻皇輿

圖。李氏八排圖。稍稍識東三省內外蒙古新疆西藏山水脈絡。家貧苦無書無師友請問。獨以二先生所稱述爲指南。祕史刻在連筠簃叢書中。時價十二兩。非寒儒所能購讀。一日以京蚨四千得單印本於廠肆。挾之歸。如得奇珍。嚴寒挑鐙。夜漏盡不覺也。（海日樓文集卷上聖武親征錄跋）

公嘗言所由粗識爲學門徑。近代諸儒經師人師之淵源派別文字利病得失多得之武進李申耆及鄉先輩錢衎石先生文集中。兩先生吾私淑師也。而錢先生同鄉里爲尤親。舉凡錢先生之敭歷志事。與夫音容咲貌。性情嗜好。往往有小聞瑣語。覆而證諸文字空曲交會之中。先生之微尚淵思。若親接於謦欬。若從先生上邱陵而從其指鄉。其樂意乃每得之意外。而視俗尙所趨。當代文人所標持爲職志而譁寵一時者。又若先生時時爲吾抉其利弊。學在此不在彼也。同此志同此樂者。則有公表弟李橋農提法（傳元）與公弟子封提法。時兩提法治算學。公治地理書。三人各有專家。而文學指歸。壹折衷於錢氏。（海日樓文集卷上定廬集序）

光緒二年丙子（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公二十七歲

是年公弟子封游東省歸。公始聞詩有三李晚唐之說。公徐文山大令手鈔賈浪仙長江集跋。

光緒三年丁丑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公二十八歲

是年赴粵省覲連州公於廣州。案寐叟題跋一集下畫跋。丁丑遊粵省。覲叔父。二集下。俞策臣畫册跋。則謂戊寅辛巳余適粵。再相見。疑誤。或謂適粵見俞公之年。今不從。歸期不可考。是行得交陳蘭甫澧講學甚契。案蘭浦與廉仲夙契。蘭甫序司空補讀書齋遺稿在同治十年。卽謂廉仲與澧交好數年。又案海日樓詩集卷二。節庵自粵歸以蘭甫先生書畫扇面見貽詩。通德鄉前請益時。講堂接武夕陽遲。列和晉樂宮聲辨。成國齊言舌腹知云云。當謂此時也。

光緒四年戊寅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公二十九歲

光緒五年己卯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公三十歲

公登鄉薦後得候選部寺司務。案公會試硃卷稱候選部寺司務。不知得在何歲。姑繫於成進士之前一年　又案據公俞策臣畫册跋是年尚在粵不知何時歸京師。

光緒六年庚辰一千八百八十年公三十一歲

夏。公中式第二十四名貢士。欽命四書題爲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一章　柔遠人則四方歸之二句　又尙論古之人五句　詩題賦得靜對琴書百慮清得清字。見公硃卷及李炁伯荀學齋日記乙集上本年三月初九日丙子日記　正考官爲戶部尙書景廉。副考官爲工部尙書翁同龢。吏部左侍郎宗室麟書。兵部左侍郎許應騤。公硃卷李炁伯荀學齋日記　浙江凡得二十五名。荀學齋日記　殿試第三甲第九十七名。賜同進士出身。朝考第二等第二十二名。欽用主事。觀政刑部。籤分貴州司行走。硃卷　始得備甘旨養。而菲食緼袍如故。哀啓

自是公名益隆。先後得交朱蓉生侍御一新　袁爽秋太常昶　李仲約侍郎文田　黃漱蘭侍郎體芳　宗室盛百熙祭酒昱　文道希學士廷式　王幼霞侍御鵬運　李炁伯侍御。慈銘　與炁伯講習尤契。人稱沈李。金傳　初公會試第五策問北徼事。罄所知答焉。卷不足。則删節前四篇以容之。日下稷清場而後交卷。歸家自憙曰。此其中式乎。長沙王益吾祭酒先謙　會稽朱肯甫逌然　分校闈中。榜發。語人曰。闈中以沈李經策冠場。常熟翁尙書尤重沈卷。爲通人。顧李炁伯負盛名。而沈無知者。某君曰。嘉興沈氏其小湖侍郎裔乎。尙書於謁見時特加獎借。而王朱兩先生之言傳諸學者。炁伯相見亦虛心推挹。於是公於蒙古地理學。自謂稍稍自信。海日樓文集卷上聖武親征錄校本跋。案李炁伯荀學齋日記乙集上本年十月十四日己酉日記云。沈子培來久談。且送其行卷來。此君讀書極細心。又有識見。近日所罕覯也。其經文刻四首。皆博而有要。第五策言西北徼外諸國。鈎貫諸史。參證輿圖。辨音定方。具有心得。視余作爲精審矣。又案炁伯初出闈。自詡其第五策爲通場冠。及

見公作•始心折•歎不及•公行卷經文四首•題爲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臣之時大矣哉•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黃目鬱氣之上尊也•策文刻三首•第一•第二•第五•第五策云•說北徼者有二難焉•其一種族不易知•其一疆域不易考•載籍無徵•抑又其次也•漢通西域始張騫•然董君對策•在元光前•先於騫之出使十餘年•其文已見康居•則康居之名通于漢久矣•康居之域最廣•其王冬日所居在今哈薩克右部境•而夏日所居去之九千里•古法二百里而當一度•九千里當四十五度•蓋已在歐羅巴西北域內矣•奄蔡自古莫能指名其地•或以爲在今俄羅斯西伯利部中•按奄蔡在康居西北奄蔡近而康居益小•與史稱康居西域大國•與大秦鄰者不合•奄之與阿•皆爲喉音影母•蔡有槃音•又與思合•據奄蔡一作闔蘇•又名溫那沙•意者漢之奄蔡•即元之阿羅思•今俄羅斯與•俄羅斯通國於唐•不妨自漢以來•先有奄蔡之號•正猶吐蕃通國於唐•而其先先有南涼禿髮氏也•說奄蔡者•魚豢魏略最詳•按其所言•固隱隱合符矣•魏書析西域爲四域•其曰•葱嶺以東•流沙以西•爲一域者•今天山南路也•葱嶺以西•海曲以東•爲一域者•今巴達克山愛烏罕之地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爲一域者•今哈薩克敖罕布哈爾之地也•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爲一域者•蓋在鹹海裏海間矣•漢書詳道理•魏略備種族•魏書辨形勢•合而觀之•西域方域沿革•大略可知矣•隋時突厥最強•不惟東服室韋契丹•抑且西破波斯•臣吐火羅•又辨識所記西域國王•往往爲突厥種•蓋自數大國而外•爲所蠶食者•中國直無從知之矣•傳稱起遼海•至西海•東西萬里•非虛語也•唐太宗使李靖擒頡利•高宗使高侃擒車鼻•而東西突厥•並爲唐滅•當其盛時•燕然都護領漠南•所統者狼山雲中桑乾三郡•蘇農等十四州•則突厥延陀遺民也•瀚海都護領漠北•所統者•瀚海金微新梨等七都督•仙萼等七州•則鐵勒十五種•及拔悉蜜•葛邏祿•結骨•俱羅勃•諸國也•安西都護領西域•所統者月氏等八都督•悅般等七十二州•則自疏勒龜茲以往•遠于吐火羅波斯•皆其屬也•因部落以爲府州•因酋長以爲刺史都督•自秦漢以來•以郡縣治屬國•蓋莫盛於唐已•案今之都督機•蓋即西突厥遺種也•知者都突機厥•合音正同•一也•突厥祖居金山•都督機祖居阿爾泰山•阿爾泰山即金山•二也•唐書大秦北接突厥可薩部•都督機舊都南接羅馬•羅馬即唐大秦傳之驢分•三也•突厥別部之長謂之設•都督機別部之長曰沙•設沙語同•四也•據泰西人所記•證以唐書•一一符合•蓋大食既衰•而突厥種族乃復興於西域也•突厥既亡•開元後回紇乃奄有漠北之地•然其境南不能踰瀚海•西不能越葛邏祿•北不能服黠戛斯•以擬突厥•瞠乎小矣•遼金地志•北徼不詳•其見於他書•有黑車子牛蹄突厥諸種•黑車子亦見唐書•疑即今布拉武烏梁海諸種•元之兀良哈•元魏之烏洛侯也•牛蹄突厥之居•已在極北•據泰西地圖•環冰海而居者•

人皆短小。毛脛。捕貂使鹿。自黑龍江北。西至瑞典皆然。其牛蹄之說所自來與。魏略言北丁零有馬脛國。膝下生毛。馬脛。馬蹄。走疾於馬。夷居西北有短人國。男女皆長三丈。蓋亦此類也。元太祖起自斡難河源。即今之敖嫩河。地本極北。故祕史記建國之後。即收林木中百姓、林木中百姓者。蓋自黑龍江北達於海居渥集老林之捕貂使鹿部也。既滅乃蠻。旋收吉里吉思。吉里吉思者。唐之黠戛斯也。據劉郁西使記乞里乞寺易馬以犬之文。知其種亦有使犬部。是時已拓境北海矣、其後太祖有西域之師。而速不台再伐阿速阿羅思乞卜察三國。冒險長驅。卒取其國以封朮赤。按阿速國在黑海之阿速海灣。地處極南。阿羅思在其北。乞卜察又在其北。蓋舉今俄羅斯全境而有之。兵威之盛。誠亘古未有哉。其諸王之封。以朮赤與察阿歹為最大。朮赤封阿羅思。奄有今大俄小俄南俄白俄諸地。察阿歹封。跨葱嶺東西。奄有今天山南路巴達克山布哈爾諸地。察阿歹子孫又分枝各王。阿魯忽王于闐。阿只吉王別失八里。而錫里庫西征六年。盡滅沒里奚報達諸國。而王其地。沒里奚者。諸蕃志所稱大食國都密離徐城也。報達即諸蕃志之白達。其故城在今都魯機東部中。自明以來。西域所稱哈烈撒嗎爾罕別失八里諸大國。大抵皆察阿歹之裔也。他若察八兒寬闍。封尋思干。今敖罕地。海都封金山北。篤哇與之相鄰。當今俄羅斯托波爾界中。其東南則有謙州。益蘭州。昂可剌。撼納合。皆在今北邊外額爾齊斯河東。東漸於海。亦嘗以漢人湓之。而隸於和林行省。此蓋舊京畿內。郡縣錯居。非若怯綠連東。僅為斡辰大王別勒古台分地已也。國家聲教遠暨。重譯輸誠。好古之士。所願馳域外之觀。效山川之對已。公硃卷不易得。文集亦未載。錄之以見公之學次第。

先是公已湛精今律。至是更深究古律令書。由大明律宋刑統唐律以上治漢魏律令。長安薛雲階尚書（允升）推為律家第一。（袁啓）嘗為薛作漢律輯存。其凡例云。蕭何之律本自李悝。漢晉法家傳之有緒。而應劭風俗通謂皋陶謨虞始造律。蕭何成以九章。傅子謂律是咎繇遺訓。漢命蕭何廣之。其在秦時。則呂不韋稱咎繇作刑。韓非謂刑弃灰是殷法。皆推秦法而傅之古制。九流之學。莫不記始帝皇。然班志言法家本出理官。而李氏系出咎繇。世世司理以官為氏。則李悝之學必有所本。應劭傅

玄之說不可廢也。漢律文爾雅古質。略與周官禮、大戴禮記、尚書大傳、所載古刑名說相類。自晉沿唐、有沿革文句。大體實相祖述。攟拾碎遺。研其由趣。斯亦足以觀古會通。察世輕重者矣。　叔孫通益律文爲傍章十八。漢律文多載儀式制度。或疑卽傍章之文。而無堅證以明之。其張湯趙禹大小杜君之學。漢書傳習由用。陳羣劉劭猶尚及見。而如淳孟康諸人稱引舊文。不加識別。後世無從考辨。惜哉。莊周稱刑名比詳。溫城董君決事比漢世與律令同用。今亦附入此類焉。輯律文第一。　漢律有古文。自李斯趙高以來。故蕭何草律著試學童史書之法。說文所載模略可見也。方言急就廣雅釋名所傳故訓。有關刑制。皆法家漢學所當省覽者。若略入略賣人之訓。斷以唐律舊注。不以道取爲正。藉方言證之。舉一以反。足可致思。陽湖孫先生嘗欲爲律音義有由也。輯律詁第二。　漢書藝文志錄法經而不錄律篇。晉中經簿亡不可考。隋書經籍志錄存魏晉以下之律。獨漢律不存。豈非舊律繁蕪。艱於傳習之故哉。其大略可考者。大抵依晉志爲本。而雜采他書附益之。輯律篇目第三。　漢世法家頗多異議。復肉刑。減死罪。其大端也。他如復仇輕侮柯憲屢易決囚造獄小大以情。準通典雜議之例。輯律雜議第四。　漢書禮樂志言禮儀與法令同錄臧於理官。至魏新律乃別出

常事品式章程。各還其府。以爲故事。然則漢律文繁。非獨前後相蒙。亦由所賅廣博故也。諸官儀與職有關刑名者。非必律文而可觀漢制。輯以爲雜事第五(原稿作第六誤正) 經義斷獄春秋爲宗。公羊在漢世尤春秋家顯學也。何劭公注。多與漢律義相表裏。陽湖劉逢祿治何氏書集爲律意輕重說一篇。說或舛或漏。不盡可據。今加增考論。仍舊一篇。附於漢律之末爲何氏公羊律意說第六。(原稿作第七海日樓正)(文集卷下) 書已佚。又補晉書刑法志一卷亦佚。

冬。歸里。(案李愛伯荀學齋日記乙集下本年有十月十八夜。招鄧鐵香。許竹篔及敦夫雲門飲荀學齋。送朱桂卿庶常福詵。沈子培比部曾植。兩同年。還秀州詩。可證。)

光緒七年辛巳(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公三十二歲

正月初六日舟泊高郵。十四泊廣陵。(見公王注老子跋) ム日至滬上。於書肆得從伯曾祖帶湖司勳(叔埏)頤綵堂詩文全帙。(司勳字埴爲。號劍舟。乾隆丁未進士。吏部稽勳司主事。以母老乞終養歸。築室錦帶寶帶兩湖間。因自號帶湖。學者稱雙湖先生。見阮文達公所爲墓誌銘。) 凡詩文十六卷。律賦二卷。司空公督楚學時所刻也。板久燬於咸豐庚申之亂。(見沈廉仲頤綵堂詩鈔跋)

夏自里赴粤省連州公於廣州。擕頤綵堂文集往。謀重鋟。(沈廉仲頤綵堂詩鈔跋) 公久居北。便習之。歸里無田

盧可依。輒復思北。袁爽秋太常安般簃集卷□簡子培詩注

秋。訪族兄達夫廣文璋寶於蘇州。游天平。坐僧房。聽泉聲。欣然意會。臥廣文齋中六日。論當世諸君子事業學術得失。海日樓文集卷下沈達夫先生墓志銘

冬。還京師。案李㤅伯荀學齋日記丙集十月二十六日乙酉・有得沈子培書・以陳蘭甫東塾讀書記・黎二樵五百四峯堂詩鈔爲贈・云云・蓋公初自廣東歸也・可證・

光緒八年壬午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公三十三歲

是年讀書始爲劄記。題曰護德瓶齋涉筆。泰半論西北地理。見護德瓶齋涉筆卷首自記云・此壬午癸未之間所記・後亦續添・大抵在京邸時・

光緒九年癸未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公三十四歲

冬。帶湖司勳頤綵堂全集刻成於廣州。沈廉仲頤綵堂詩鈔跋

光緒十年甲申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公三十五歲

是年藏書被竊。所失皆善本。時公寓宣南珠巢街。公后山詩注跋 案李悉伯荀學齋日記戊集下・本年二月初五日辛亥・有一更時赴珠巢街沈子培兄弟之招云云・又張季直審輓公詩序云・與乙庵相聞・自清光緒庚辰始・乙酉始見君於宣南珠巢街寓・云云・又康更甡有爲輓公詩・亦有吾壯遊京華・遇黃仲弢家・珠巢我相訪・抵掌高雲峯・云云・又案海日樓詩集二・詩云・我生於燕長於燕・橫街珠巢四十年・則公初寓橫街・後徙珠巢・其遷徙之年・已不可考・張菊生年丈元濟・則謂珠巢在南橫街之側・橫街珠巢者・猶言橫街之珠巢也・然考袁爽秋漸西村人初集・癸未有戲簡子培子封詩云・南城地勢何所似・鱗甲千甍蹙高浪・君今新居蹋龍尾・喜得西山拓屏障・坡陀起伏作波濤・叢荻蕭疏時一望・所謂新居・當卽指珠巢・橫街則公俞策臣叢册跋自云老屋・不得謂新居・張丈云云・殆不然也・又案漸西壬午有訪沈子培昆季不遇詩云・城南連屋似波濤・與上詩波濤云云相似・當指一地・則自南橫遷珠巢當在壬午以前矣・

夏。法夷反覆。中外疑訌。都中士大夫泄泄如故。公慨然於人情之變幻。因舉似東坡詩。謂李悉伯侍御曰。微波偶搖人。小立待其定。爲我譬說法也。李悉伯荀學齋日記本年六月初五日丁丑日記・案荀學齋日記此下云・余曰・此爲君等盛年有才氣者言之也・柳柳州詩云・迴風一披拂・林影久參差・爲今之二張以下及呈身走捷者言之也・王江寧詩云・空山多雨雪・獨立君始悟・爲它日當國者言之也・韋蘇州詩云・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爲僕今日言之也・詩中比興之旨・卽此可喩矣・據此可推見公盛年對當時政局態度・並可推見當時當局泄沓情狀・

光緒十一年乙酉（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公三十六歲

秋。擬廣東鄉試策問。問宋元學案及蒙古事。場中無能對者。粵城傳之。康更甡自編年譜 案康譜云・是歲應鄉試不售・時所問策・有宋

元經籍及蒙古事・場中無能對者・皆來抄問・粵城傳之・策爲沈刑部子培所擬・余之知沈子培以此也・時公在京師・蓋豫擬策問贈主考廣東者・舊有此例・

公弟子封以太學生登順天鄉榜　中秋會諸名士於陶然亭・盛極一時・人或擬之稷下・案海日樓詩集卷二逸社第七集分詠陶然亭詩云・周秦貴賤士不遇・漁釣有約尋槃邁・後來人事多復多・二李二王盛黃載酒時經過・鷄兒年秋談士詑・此亭乃爲齊稷下・中秋圓月照尊罍・坐聽諸儒說王霸・二李二王盛黃當謂李仲約・李㤅伯・王幼霞・王可莊・盛百熙・黃仲弢・諸人・又案李㤅伯荀學齋日記庚集下・本年十二月初六日庚午日記云・子培來談甚久，於西北邊事・考古證今・多有心得・尙論宋明學術亦具有微言・此事知者尠矣・子培兄弟年少好學・一時儔類・罕見其匹・可證公是時學問用力之所在・

光緒十二年丙戌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公三十七歲

夏・公弟子封成進士・朝考用庶吉士・在京有名・人稱二沈・

光緒十三年丁亥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公三十八歲

是年讀元經世大典西北地理圖・定爲回回人所績・因條其可考之迹・參互羣書・證以今地方域城邑・炳然可觀・經世大典西北地圖書後

十一月作經世大典西北地圖書後。海日樓文集卷上 案後敍云。光緒丁亥仲冬研圖注篆之廬書。是十一月也。又案書後鈔本後又有紀畫地圖法一篇。疑一時所作。惜多舛誤。不可是正矣。

光緒十四年戊子 一千八百八十八年 公三十九歲

是年南海康廣廈孝廉 祖詒 上書請變法。朝野大譁。將求捕。公力諍其括囊自晦得全。案此事康更甡晚公詩有戊子初上書、變法摘齒牙。先生助相之。舉國大驚譁。惱傳下刑部。紛來求鑿坏。君力勸括囊。金石窮幽遐。云云可證。又其書鏡題詞。亦謂公勸其假金石自晦。於是有廣藝舟雙楫之作。廣藝舟雙楫書鏡之初名也。祖詒更甡之初名也。又案廣藝舟雙楫敍目。康子戊己之際。旅京師。淵淵然憂。悄悄然思。俛攬萬極。塞鈍勿施。格細於時。握髮慭然。似人而非。䀫友告之曰。(下略)汝爲人太多。而爲己太少。徇於外有。而不反於內虛。其亦闇於大道哉。云云。䀫友卽公也。

康常自命爲聖人。獨嚴憚公。踰數日必造謁焉。公待之不卽不離。一日康發大言。公微哂曰。子再讀十年書。來與吾談可耳。康顏渥而退。唐蔚芝先生茹經堂文集題先師沈子培先生手蹟後。與本譜序文言二十年不同。

光緒十五年己丑 一千八百八十九年 公四十歲

是年兼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俄國股章京 金傳 案哀啓誤作庚辰。庚辰公成進士之年。何得有此。或以爲庚寅。然考翁文恭公日記庚寅十月二十九日日記云。考送總理

衙門章京凡二十五人。上文云庚辰門下惟謝啓華一人。則公必不在是年。考黃公度京卿遵憲人境廬詩集卷六。庚寅歲暮懷人詩懷沈子培戶部云。懷仁久熟坤輿志。法顯兼通佛國書。聞說荷蘭翻譯館。定從絕域紀輶軒。據此則公官譯署當在庚寅前。金傳近似。惟考文集卷上譯刻中亞洲俄屬游記跋有癸巳秋從事譯署云云。則又似在癸巳秋。惟與黃詩不合。今姑從金傳。又京卿稱公爲戶部。今已不可知其遷在何年。疑誤。附此待考。

初公既通西北輿地有聲。日本那珂通博士嘗因文道希學士介就公問公以中原音切蒙古文之音。授博士。博士錄寫而去。（日本西本白川大儒沈子培小傳）嗣後又旁及四裔輿地之學。自西伯利亞內外蒙古伊犂新疆以迄西藏西域並南洋貿通沿革。遂及四國事。世界大勢。莫不洞然於胸中。（西本小傳）先後有蠻書。黑韃志。元朝祕史。長春眞人西遊記。蒙古源流各箋注。皇元聖武親征錄校注。及島夷志略廣證之作。親征錄本乃轉展傳鈔得之。於是公乃知元史本紀所從來。知作此書人曾見祕史而修元史人未曾見祕史也。互相印證。識語眉上。所得滋多。袁爽秋太常爲洪文卿侍郎（鈞）搜訪元地理書。假公鈔本傳錄。遂並眉端識語錄以去。侍郎後自歐洲歸。先訪公。研究元史諸疑誤。前賢未定者。舉公校語。公請曰。單文孤證。得無鑿空識乎。侍郎唉曰。金楷理謂所考皆至確。金楷理者。英博士而充使館繙譯。地理歷史學號最精。助侍郎譯述撰施特多桑貝勒津諸書者也。李仲約侍郎自粵反都相諏問。公於此書所未瞭者。侍郎亦引以爲憾。而無他本校之。蓋侍郎所據亦何氏校本。與此本同出一源也。

海日樓文集卷上。聖武親征錄校本跋。廣證就汪大淵書以新舊各圖證之以考見南洋各島唐宋迄今之航路。並考見西洋人所建商埠亦即古來商賈匯萃之區。古學彙刊第一集書目提要尤發前人所未發。案公生平不憙名。嘗謂先世抱璞辟名。家風然邪。其所箸述皆隨筆簽識。零亂散漫。不自整理。今所傳諸書多後人掇拾排比而成。故不能確定其箸始箸城於何年也。姑綜繫於此。至是探討益勤。公早又沈潛有宋諸子之學久之並旁通二氏。案公梵學最深。始業當在四十前後。其光緒戊戌十一月在鄂州官閣跋壇經云。篇中無相頌三。般若篇頌。無相解也。疑問篇頌。無相行也。懺悔篇頌。無相解脫也。大師傳佛心印度無量衆。宗風峻絕。讀者每苦無可持循。若守三頌以爲皈依之門。固不患流入豁達狂禪。招災致戾。而日用常行。皆成無相。世出世法。非有而有。亦不煩向外求玄矣。余涉此經有年。今茲出讀二過。心中乃似略有有所會者。爰記於此。以待再參。抑我佛垂訓之淨三業也。綜其要。則曰愚迷。曰憍誑。曰嫉妒。其訓弟子也。一則曰不輕於人。再則曰無諍。上下中根。普皆搆折。嗚呼末刼衆生。業因深重。菩薩大慈所曲垂拯尊者。簡明至此。而百刼來讀此經者。於祖意蒙然若無覩也。噫。戊戌爲公四十九歲。云涉此經有年。又考公所有梵經跋皆在戊戌丁未間。可推也。又案公月愛老人客話卷首有詩云。少爲科舉學。壯涉百家流。俄忽竟無成。閱閱更春秋。側聞西方人。樂國乘天遊。法界建高幢。賢聖相侶酬。持受託一心。竊光盈四洲。不能考其何年作。惟筆跡稚弱。似三十餘歲所作。錄此以見公中年學佛之一斑。又案袁爽秋太常。亦湛深梵學。公必受其影響。庚寅有和公詩有云。入春禪病兼詩病。客慧頑空總未刪。公詩亦有禪誦有時還謝客。云云可見。道家說亦所深契。公明徐文山大令手鈔賈浪仙長江集跋云。余平生多得道人書。觀其圖記。輒如覿面相與。似有前緣也。互相證發。所得益深。金傳。案自注云。此得之緒論。

夏康有爲將反粵。公規其氣質之偏。而啓之以中和。又謂君受質冬夏氣多。春秋氣少。康書謝有云。公體則博大兼舉。論則研析入微。往往以一二語下判詞。便如鐵鑄。非識抱奇特。好學深思。不能及

先生平所見人士．自陳君慶笙外．未之覩聞．一時寡儔也．但文理密察者多．而發強剛毅者少．論說多而負荷少．得無氣質和柔之故耶．大公報史地周刊第一百零四期康南海與沈子培書

七夕偕王茀卿頌蔚馮夢華煦袁爽秋昶劉佛青雲遊南湖濼觀荷花葉鞠裳緣督廬日記袁爽秋太常安般簃集有詩與此合．

公弟子封庶吉士散館授職編修．

光緒十六年庚寅一千八百九十年公四十一歲

五月．公弟子林自粤來．貽公蕉白水坑研．公適在病中．七月．公弟去．公又病．賦詞刻諸研櫝．紀其事．集外詞

光緒十七年辛卯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公四十二歲

冬．遷員外郎．袁啓

光緒十八年壬辰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公四十三歲

春擢江蘇司郎中袁啓

二月運州公卒於廣州　爲袁爽秋昶序安般簃集稱其比物連類．餐絜茹芳．騷人蟬蛻之心也．迴視收思．樂不忘本．小雅明發之懿也．爰及交遊贈答．存沒哀思．儒林講肄．副墨雒誦之所攬．蔓閒閫閒風馬歌鶯鐃之所緼藉．汛而後應．其出不訢．則又九流之散．言出賦家．賈誼升堂．相如入室．所相與躋擩道眞．翦句．物沴．揖讓登降．禮樂以俟者也．行春花樂．言寓思於哀駘．舉目河山．獨撫膺於逝者．朱干玉戚．則端冕以舞．清商激楚．乃絕絃可知．君之於此．幾所謂持其性情．不令暴失者乎．莊生有言．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於其側．夫昆弟親戚者．其聲可識．知其端不可思．三復斯編．庶幾脫落陶謝之枝梧．含咀風雅之推激．余乃於是撟首抑容．佁儗怫㥜．不可理．廢然以止者已．海日樓文集卷上　案公壯歲詩文學．與悉伯爽秋最有淵源．論詩與爽秋尤契．其題爽秋漸西村人初集第一詩．櫟社有瘣木．扶疏三十年．不知用何直．且自希天全．喟然見君子．喪我平生爲．夙素蘊元璧．神瑩萬靈先．冥觀洞性韻．伐材鏤瑕壁．聽音且知絃．得魚不離筌．豈無萬金藥．醫此瓬肩肩．斲木負匠門．將車奚仲前．不辭擁腫醜．所蘄高庳傾．矢詩作先容．叩關君勿鍵．云云．合此觀之．二人取徑．未嘗有二也．又案是文後題作於是年仲春．故次二月後．

光緒十九年癸巳（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公四十四歲

春。見中亞洲游記譯本於順德李仲約侍郎齋中。侍郎以批本見示。屬更詳考。因籤記數事於卷中。秋。奉南海□□□□□□ □□命。校刻游記。因排比衆說。凡簡端所錄。皆侍郎說。書中夾注者。朱□□孝廉□□說。加案字者。公當時所籤記也。書中輿地古事別爲考。（海日樓文集卷上）

秋。洪文卿侍郎卒。臨歿以元史譯文證補淸本屬公及陸文端公（潤庠）曰。數年心力瘁於此書。子爲我成之。（元史譯文證補陸潤庠序）

是年。俄羅斯使臣喀西尼（案或譯喀希尼）以俄人拉特祿夫蒙古圖誌中唐闕特勤碑。突厥苾伽可汗碑。九姓迴鶻受里登囉汨沒密施合毗伽可汗聖文神武碑景本。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屬爲考釋。公時在譯署。因作三碑跋以覆俄使。俄人譯以行世。西人書中屢引其說。所謂總理衙門書者也。時他塔拉文貞公（志銳）方爲烏里雅蘇臺將軍。亦拓闕特勤碑以遺盛伯熙祭酒。祭酒跋之。公復書其後。（王靜安觀堂集林卷十六九姓迴鶻可汗碑跋　據海日樓文集卷下再跋在丙申）於是三碑始漸箸於世。

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公四十五歲

夏。校刻中亞洲俄屬游記成。序之。文集卷上

七月。給事中余晉珊等劾康廣廈主事惑世誣民。非聖無法。請焚新學僞經考。上諭禁燬。時康弟子梁卓如啓超聯公及盛伯熙黃仲弢營救無效。見康更甡自編年譜

是年吾藩國朝鮮內亂。中朝遣兵援之。與日本遇。遂開釁。海陸軍皆敗績。朝野洶懼。公憂憤。默與諸名流籌保國彊本之策。

十一月李愛伯慈銘歿於京師。臨歿以所爲日記七十餘册案此從蔡鶴廎年丈元培印行越縵堂日記緣起。上海商務印書館所印。則只五十一册。付公。曾之撰越縵堂駢體文序公哭之慟。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公四十六歲

陸文端公奉諱家居。取洪文卿侍郎元史譯文證補清本重斠付梓。寓書公商體例。元史譯文證補陸序

四月。割臺灣及澎湖列島與日本。平東省無事。公請自假英款剏辦從貫鐵道事。（案此實在俄國韋特西比利亞鐵路建議之前。公蚤著眼於此。其識遠矣。皤皤老成。瞻言百里。感今思昔。涕淚隨之）恭親王（奕訢）大學士李少荃（鴻章）韙其議。書上將合辭奏請。沮於某戶公。識者惜之。（哀啓）

七月。與陳次亮郎中（熾）丁叔衡編修（立鈞）王幼霞侍御（鵬運）袁蔚廷觀察（世凱）文道希學士（廷式）張巽之編修（孝謙）徐菊人編修（世昌）張君立刑部（權）楊叔嶠中書（銳）及公弟子封聞贊康廣廈開強學會於京師。（康有爲汗漫舫詩集詩題）爲作序文。（唐蔚芝先生語）

十一月說戶部尚書翁叔平（同龢）開學堂設銀行。（翁文恭公同龢本年十一月初十日日記）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公四十七歲

冬。俄羅斯皇尼古拉第二初即位。勢張甚。欲謀我黑龍江漁業航務。公獨洞燭隱微。力駁其事。折其牙棒。俄使爲氣沮。其餘密白獻替。時論傳聞。十不逮一。（哀啓）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公四十八歲

八月廿九日韓太夫人歿於京師。案海日樓文集卷下。記先太夫人手書日用帳册。有太夫人常以朏明起盥漱畢。坐南榮前。數錢買點心。預計是日應行事。審飭辦具進極濃紅茶一巨杯。點心進油浴麻花一。蓮子或扁豆薏仁百合或燕窩一甌。恆用毛燕。不恆進官燕。食畢即自磨墨寫帳。筆用王名通狼毫下者。書甚速。筆下若有颯颯聲。時略佇思。復疾書。食頃而畢。中饋一日事竣矣。家人尚未起也。曾植以趨署早起。獨得見之。……此書。……五十年間由盛而衰。而極衰。而稍展。而漸盛。榮悴菀枯。吾太夫人艱苦萬狀不可言。而規矩未嘗稍異。亦無一日間斷者云云。此雖小節冗碎。亦可見母德矣。附記於此。

先是太夫人晚年多病。公侍疾衣不解帶。醫藥必親。必嘗。安則始安。食然後食。用是遂通醫理。哀啓能自處方。別具妙悟。金傳及歿。哀毀骨立。案翁文恭公本年九月十四日日記有云。弔沈子培兄弟喪母。貧亦可傷。又十月十八日日記云。午為沈子培母夫人題主。黃慎之王仲弢贊題。濮子泉張羅一切。此二事雖無關宏旨。然亦可推見公食貧而不斂其親也。先大夫二欣室文集駢文沈乙庵四丈七十壽序有云。先生奉太夫人之諱。某某往弔。執手毀瘠。殆不能識。困乏甚矣。而仰觀帷幕。俛察几筵。海陸珍奇。豆登嘉薦。因以此益知少牢饋食。不儉其親。觀徵可以知著。因并著之。

劇病累年。見者為危。案哀啓此下有至私以年壽問李芍農侍郎者云云。考侍郎實薨於光緒二十一年十月二十日。見侍郎子淵碩所為順德李文誠公行狀。則此時安得有此語。當係誤他人為侍郎耳。今刪待徵。其後要瘥益劇。百方不效。偶見葉天士醫案。其治要疾。輒用鹿角霜青蔥管。又見徐洄溪語吳中有一少年。善用古方。蓋指葉。推念葉方必有本原。乃媾取此二藥服之。要瘥頓瘳。哀啓

是時浙江溫處兵備道袁世凱方在天津小站督練新建陸軍。軍有重任。欲以屈公。且以墨絰不辟兵戎為言。公謝之。哀啓

十月。德意志攘我膠州灣。國人噤不聲。時康廣廈弔公壟廬。公涕泣趣曰。公宜言。於是康復上萬言

書。書言自強變法。案此事康更甡輓公詩亦及之・云・丁酉公喪母・金鑾我走觀・弔公之孤艱・憂國之疏瘵・是時德攘膠・國人噤不呵・公力勸我言・再下馮婦車・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公四十九歲

三月案公聖教序跋云・戊戌春仲出都・則二月矣・扶贈光祿公暨韓太夫人靈南歸。哀啟時康廣廈已易名有爲。寖大用。公頗行遺短簡曰。試讀唐順宗實錄一過。康默然。案此事予聞之緒論・更甡輓公詩亦及之・曰・萬言書既上・請師日俄德・德廟大感奮・雷動揮天戈・維新救中國・掃蕩舊日科・公又遺短書・半簡字無多・唐順宗實錄・請吾讀一過・蓋公料事變・憂我蒙網羅・

四月寓上海。晤文道希學士。一日學士極論三藏義諦。拈慈悲二字作世出世間一切圓相根器殊異。於此可見。同乘馬車過宜城橋誦雙縣日月照乾坤之句。慨然遠想。謂世間至此。非此無由定國。公謂中朝黨論疑忌方多。病狀益深。要方益不敢輕試。莊子所謂至言不出。俗言勝者。今之謂與。又論及康某。學士曰。此傖耳。何能爲。公曰。世界益低。人才益瘁。僕至今日乃不敢藐視一人。學士徵其故。曰。此禪家所謂草賊也。草賊終須大敗。第不知須費幾多棒喝。僕老矣。且去國以後。理亂罕聞。政恐意氣偏激。諸公未免將爲此人鼓動耳。護德瓶齋客話・時少年喜言春秋。推公羊之義。以貫究西

學。其言巧辨。亦頗有駭聽者。老師宿儒。遂因此而諱言公羊。公曰。此則因噎而廢食也。曹叔彥編修元弼治孝經。謂公欲以挽此頹風。公曰甚善。孝經開章言以順天下。一書之中。於順字三致意焉。禮易多言順。當闡此義。宏美其說。以詔後進。夫子言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學者知此。乃可言公穀微言耳。同上

五月湖廣總督張香濤之洞娉公主武昌兩湖書院史席。哀啓寓武昌紡紗官局西院。陳石遺學部衍石遺室文集卷九石遺室詩話・徐仲可中書珂清稗類鈔文學類・問無不答。答必詳盡。學者服之。金傳後復應湖南巡撫陳右銘寶箴之約未往而八月政變作。公每聞朝政。憂居深念。心爲之瘁。哀啓初公論學尚實用。於人心世道之隆汚。政治之利病。必窮其源委。王序詞章之學。若不屑措意者。有作即弃斥。至是遇侯官陳石遺學部衍談詩。意不能無動。自言吾詩學深而詩功淺。案詩學深者謂閱詩多。詩功淺者。謂作詩少也。夙喜張文昌玉谿生山谷內外集。案公重刊西江詩派韓饒二集序云。余少喜讀陵陽詩。又與金甸丞太守論詩書云。鄙詩早涉義山介甫山谷以及韓門。數語可比。觀之而不輕詆前後七子。學部乃謂君愛艱深薄平易。則山谷不如梅宛陵、王廣陵。因舉宛陵集殘本爲贈。公於是亟讀宛陵廣陵詩。石遺室文集卷九石遺室詩話清稗類鈔

冬間約學部及閩縣鄭太夷孝胥暇時相督爲律詩。石遺室詩集卷二詩題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千八百九十九年 公五十歲

四月歸里合葬贈光祿公暨韓太夫人於郡城南門外權節村之祖塋。哀痛如初喪。哀啓

重九復至武昌。案石遺近代詩鈔十二册公有詩題云。重九風雨試代呂。而不著甲子。考鄭蘇戡方伯孝胥海藏樓詩卷四。已亥。有題云。九日風雨中子培自揚州來。見示新作。與此合。則知此行固屬本年矣。

江行逢胠篋失書帖數十種。寐叟題跋二集下武古堂法書跋。張香濤相國館公城南文集卷上符婁庭漫藁敘。水陸街石遺室文集。詩話。清稗類鈔。之姚園。樹石蒼潤。庭宇軒豁。園多盆花。皆顯本之由蘗者。磔軻輪囷。婆娑怪偉。察衆株枝多接成。天生者僅半之。爾雅曰。瘣木符婁。公以尫羸積年。有同玄宴。感盧生之病木賦意。乃名其園曰株園。室曰符婁庭。據符婁庭漫藁敘

深秋病瘧。逾月不出戶。乃時託吟詠。與陳石遺學部寓廬相密邇。有作必相夸示。常夜半叩門。至冬已裒然積稿百餘首。石遺室文集。詩話。清稗類鈔。詩以居命之爲符婁庭漫稿。符婁庭漫稿敘

公精孰佛典。自憙其病僧行一首。論詩宗旨略見寒雨積悶雜書遣懷一首。石遺室詩話十二册。公詩寒雨積悶雜書遣懷襞積成篇。爲石遺居士一吹一首。論詩云。幽室共槃辟。高吟忽揚謝。長舒汲古綆。高攬迴敬穹。相君筆削賓。談笑九流敘。吾思古時人。心門日迎拒。程馬蛻形骸。栖槃代尊俎。莫隨氣化運。孰自喙鳴主。開天啓疆案近代詩鈔

域・元和判州部・奇出日恢今・高扳不輸古・韓白柳劉騫・郊島賀籍仵・四河道昆極・萬派匯漠渚・唐餘逮宋興・師說一香灶・勃興元祐賢・敚嫡西江祖・尋眎薪火傳・皆如斜上譜・中州蘇黃餘・江湖張賈緒・辟彼鄱陽孫・七世肖王父・中泠一勺泉・味自眠觴取・沿元虞范唱・涉明李何數・彊欲判唐宋・堅欲撼樓櫓・咄嗞盛中晚・幟自閩嚴樹・氏昧荀中行・謂句弦偭矩・持兹不根說・一吷引衆聲・叢棘限牆闞・通塗成岨峿・誰開人天眼・巨振待耈柎・喁噶寄揚摧・名相遞參伍・與陳石遺鄭太夷創詩有三元之說・蓋謂開元元和元祐以爲皆外國探險家覰新世界開埠頭本領・案三元之說・石遺室詩話以爲發自石遺・然考公遺懷詩云・鄭侯淩江來・高論天尺五・叢地說三關・攙杖策九府・鄭侯謂太夷也・則三元不麾石遺發之・且比下公答金甸丞太守論詩書觀之・益審非石遺一人之言・蓋公與陳鄭一時言論所定也・後又易開元爲元嘉稱三關常以此教人謂通此始可名家務極其變以歸於正不主故常・金傳遽案金甸丞云・三關(本釋家語)之說・始見瀛奎律髓・其說未圕・至師確指元嘉・元和・元祐・皆據變以復正・國變後・戊己之間・公曾有書答丞論詩・及三關之說云・吾嘗謂詩有元祐・元和・元嘉三關・公(案謂丈)於前二關・均已通過・但著意通第三關・自有解脫月在・(華嚴行願品卷二十一云・此解脫者猶如滿月滿足廣大福智海故即公所本・公有印曰解脫月簃・金甸丞以此書弁其詩集卷首作解脫自在非也・)元嘉關如何通法・但將右軍蘭亭詩・與康樂山水詩・打併一氣讀・劉彥和言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意存軒輊・此二語使篠齊梁詞人身・須知以來書意筆色三語判之・山水即是色・莊老即是意・色即是境・意即是智・色即是事・意即是理・筆則空假中三諦之中・亦即徧計依他圓成三性之圓成實也・康樂總山水莊老之大成・支道林開其先・此祕密平生未嘗爲人道・爲公激發・不覺忍俊不禁・勿爲外人道・又涉多少公案也・尤須時時玩味論語皇疏・(原注與紫陽注只是時代之異耳)乃能運用康樂・乃亦能運用顏光祿・記癸丑年同人修禊賦詩・鄙出五古一章・樊山五體投地・謂此眞晉宋人・湘綺華生・何曾夢見・雖謬贊・却愜鄙懷・其實只用皇疏川上章義引而申之・湘綺雖語妙天下・湘中選體・鏤金錯采・元理固無人能會得些子也・其實兩晉元言・兩宋理學・看得牛皮穿時・亦祇是時節因緣之異・名文句身之異・世間法異・以出世法觀之・良無一無異也・(案原書此下空一格・就色而言・亦不能無抉擇・李何不用唐以後書・何嘗非一門法・(原注觀劉後村集可反證)無如其目前境事・無唐以前人智理名句運用之・打發不開・眞與俗不融・理與事相隔・遂被呼人僞體・其實非僞・祇

是呆六朝・非活六朝耳・凡諸學古不成者・諸病皆可以呆字統之・（案原書此下空一格・）在今日學人・當尋杜韓樹骨之本・當盡心於康樂光祿二家・（原注所謂字重光堅者案此依文書語）康樂善用易・光祿長於書・（原注兼經緯）經訓菑畬・才大者儘容耨獲・韓子因文見道・詩獨不可爲見道因乎・（原注歐公文有得於詩）鄙詩蚤涉義山介甫山谷・以及韓門・終不免流連感悵・其感人在此・障道亦在此・楞嚴言純想卽飛・純情卽隋・鄙人想雖不乏・情故難忘・橘農嘗箴我纏綿往事・誠藥石言・又案本年大雪節後二日公跋支謝詩云・老莊告退・山水方滋・此亦目一時承流接響之士耳・支公模山範水・固已華妙絕倫・謝公卒章・多託元思・風流祖述・正自一家，挹其鏗諧・則皆平原之雅奏也・陶公自與稽阮同流・不入此社・又云支謝皆禪元互證・支喜言玄、謝喜言冥・此二公自得之趣・謝固猶留意遺物・支公恢恢・與道大適矣・與前書有同處・附出・可互參・公生平證學・不喜道破・小扣則小鳴・大扣則大鳴・偶爲知者談言微中・亦不欲爲外人道也・茲張之・非公意也・

同光派奉爲魁桀・（案石遺室文集卷九・乙盦至武昌・初投刺・子培張目視予曰・吾至琉璃廠肆・以朱提一流購君元詩紀事者・余曰・吾於癸未丙戌間・聞可莊蘇戡誦君詩・相與嘆賞・以爲同光體之魁傑也・同光體者・蘇戡與石遺戲稱同光以來詩人不墨守盛唐者・）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　一千九百年　公五十一歲

三月・公自武昌挈眷東歸・過漢上・與鄭太夷同登魯山賦詩・（近代詩鈔公詩題）

五月自里北征（先大夫二欣室文集散文沈乙庵四丈七十壽序　案北征之謀・已決於己亥・故鄭太夷布政海藏樓詩集卷四・己亥・答公見訪湖舍不遇詩云・明年計君必北向・又本年太夷又有送公北上詩・在四月十一夜步江埒詩後・必當此時・人以爲公聞亂自里至海上者・非也・）而輦轂拳亂卒作・公停於上海・主沈濤園（瑜慶　沈濤園遺詩・甲寅立春超社弟十九集・賦得何處春深好詩注・）痛北事不可救・以長江爲慮・與督辦商約大臣盛杏孫（宣懷）沈濤園汪穰卿（康年）密商

中外互保之策．力疾走金陵．首決大計於兩江總督劉峴莊坤一．來往武昌．就議於兩湖總督張香濤之洞．而兩廣總督李少荃鴻章．實主其成．哀啟 訂東南保護約款凡九條．其後大局轉危爲安．乘輿重反．繫公之力爲多．案此役 先大夫壬寅在都聞盛杏孫尚書說如此．且謂峴帥意識堅定．香帥則志尚游移．非子培爲香濤所素服．猶未能速決也．見 先大夫戊辰正月初四日日記． 然以奇痛在心．事成不居．哀啓 案此事公不敢居其名．人問之．輒曰．是寔張劉主持．與書生何與．葢其時朝中大老．頑固尚多．而滿人之惎漢人益甚．公慮之深矣．此其隱衷．明識者相喻於無言爾．或謂京畿匪亂．而東南不起勤王之師．反與外人互保．爲非順．然京畿之亂．非起於外人．拳匪跳梁．近畿兵力．足以平之．匪平則外人無藉口．固無假乎外省之勤王也．且如當時亦從亂命．非特萬不足以制勝．而適所以速亡．後日斡旋．益無餘地．則諸公之保東南．實所以保中朝．與外人互保．實所以保中國也．不然．清社之屋．何待於辛亥乎．又金甸丞丈云．保護長江之議．發於英人福開森．此非美事．但查當日有無公電致北京直諫．北京有無電旨．此最關鍵．蘧案 先大夫戊午三月十八日日記云．與沈乙丈小飲．席間談及拳匪事．並云劉忠誠張文襄聯省保東南之策．實發於盛尚書宣懷．而丈亦預其謀者．不及福開森．金丈不知何據．至北京電旨云云．此時政非帝出．命由矯作．又何足重．愚謂可不必問也．

六月．至揚州．公季漢官爵考．補漢兵志．今水經跋．

七月．吏部侍郎許竹篔景澄 太常寺卿袁爽秋被殺．聯軍入都．兩宮西狩．公聞耗．悲憤不知所出．

九月．李少荃相國爲和議全權大臣．會於滬上．約公同行．因病不果．或告相國以袁許二公之難．相國稱公字而喟然曰．儻某不出京．恐亦不免此戹矣．人嘆心契之深 哀啓 案李蒓伯荀學齋日記．戊集下．光緒十年四月十一日乙卯．有

云・子封之大父・故工部侍郎鼎甫先生維鐈・合肥太翁愚荃先生入學座師也・侍郎有清節・合肥言初入翰林時・嘗隨太翁數謁見之・蓋通家也・又案林文忠公曾文正公亦出司空公門下・門牆之盛・婉迹河汾・惟公則非子安所能匹矣・

與某書云今日議和．棘手百倍庚申．若敵未入都以前．早自改圖．何至顛危若此．許袁奇酷．中外冤哀．懲亂臣而不褒死事．則朝廷之彰癉不明．斥莠言而不表忠謀．則國論之指歸不定．竊意昭雪譯署五臣．亦所以表朝廷悔禍之誠．開議前所急宜下詔者．若事事待敵指揮．虧傷國體．仍不足以感動人心．非計之得者矣．書札與某書

十月．病冬溫．至臘初始愈．遂還揚州．據海日樓文集卷上・與陶制軍書・哀啓亦云養痾海上・

除夕．湖江至十二圩大兄子丞大令曾棨官舍度歲．曼陀羅寱詞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一千九百零一年公五十二歲

春．盛杏蓀尚書約作滬游．劉峴莊制軍又約至金陵．屬擬奏稿．其目凡十．曰設議政．開書館．興學堂．廣課吏．設外部．講武學．删則例．重州縣．設警察．整科舉．凡八九千字．與陶制軍書・與客話曰．夫姤剝復之交．宋明諸儒言之迫隘．士大夫之憂患．非君人之憂患也．君人之道．在乾坤否泰而已．玩其象．玩

其占久之自有天地同流氣象。 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前八字是用。後八字是體。無後八字功夫。前八字一件行不得。 授方而后能可任。敬教而後學可勸。後八字又有本末焉前後焉。 規模立而人心定。號令宷而趣向明。奉令承教之庸人。皆樂事勸功之能者也。待騏驥而后駕。終身不得車。強其馬爲騏驥。則東野畢敗不旋踵矣。是故僨軍之將。尠無兵。亡國大夫。尠無士。何道以救之。倡勇敢之術曰練將。興人才之術曰練相。 外交得則國勢興。民氣和則國勢興。 生聚教訓。復讎之實事也。臥薪嘗膽。其志也。有其志而無其事。則亦曹伯陽邾隱公而已矣。 決創潰瘍之後。亡血既多。必兼補托。乃能行其淸解。大兵大札之後。元氣既傷。必資休養之政。而後可議振興。 時將有反事將有間。必有知天地之恆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間時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此范蠡對句踐復讎之術也。柔而不屈。強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爲常。此蠡自任外交之義也。其語皆深遠從容。與安常處順時無異。有種蠡之志者。不可不時時玩味此氣象。 荀子與臨武君語兵曰。夫兵之要。在親附士民而已。六馬不調。造父不能以御。弓矢不和。羿不能以中。微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戰勝。 有惇大成裕之規模。而後有明作有功之事業。 晉在獻公之世。其民習

戰。其臣多材。以新造之國。而浸浸有抗行齊楚之勢。可以爲強國矣。惠公用之而敗於韓。幾亡其社稷。秦穆問瑕呂飴甥曰。晉國和乎。知夷吾之敗。不在不能用師。在不能和衆也。禍起於衽席之間。難作於亡人之黨。雖重耳深得人心。民氣囂迸十餘年無以靖之。其可乎。伐原示信安其居。大蒐示禮生其恭。有內難而兼外侮。非此不足以默化潛移。成霸略者。未有不資王道也。　黜魏讐殺顛頡。祿不及介子推。而郤穀先軫皆非從亡之士。此可見文公之用心。狐趙之善處危疑矣。陽處父行幷植於晉國。事當與此相涉。襄公一代多內亂。靈公之嗣立也。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夫以重耳得民而三怨餘釁。民一動而不可靖也如此。況君不如重耳。臣不如狐趙者乎。　范文子憂亂之言曰。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吾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傷哉此言。夫文子豈不願合諸侯者哉。知羣臣不睦者。終將不能事君。終亦不能合諸侯耳。城濮之役。晉尙德以勝。楚邲之役。楚卒徒輯睦以勝。晉諸帥不和以敗。隨武子親見兩役。固當有箕裘之說傳諸子孫矣。　唐太宗所用隨末人材也。宋太祖所用五代人材也。王良不易馬而御。由基不易矢而射。御之術在轡。射之力在弓。處喪亂之後。□易民而治之。愚心日與臣民相逐於猜疑愛憎之域。唐德宗之所以亂。明思宗之所以亡。止在

謂人心不可知不可信而已矣。鼎三德而吉革具四德僅僅悔亡。猶且在已日離乃孚之後。若是乎去故之難於取新也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乃其成卦之材。於革曰文明以說。於鼎曰巽而耳目聰明。君子之所以處此則一而已。治城客話　案所言雖多論古事。但皆與時事相關。故全錄之。又赴武昌應張香濤相國之招。據文集揚州與南皮制軍書　案文集卷下有紀蘇完公事云。予於虎兒年春應蘇完公招至鄂。到即傳見。兵衞侍列。尊嚴若神。絕不似在江南之簡略。公衣冠出。長髯拂拂。色若銀。容儀莊肅。亦不若在江南時坦率。問余近歲蹤跡。及兵事方略。余侃侃談。公靜聽。不儳一辭。既而曰。久不見賈生。故自不同。手授余營務處札。曰急往見藩臬。省城軍事一付君。好爲之。舉茗送客。余意欲控辭。而忽忽不能出口。似在此時。虎兒年云云似誤。蓋上庚寅文襄尙未開府湖廣。下壬寅。公正月已回都。必無此事也。然此時語氣。亦頗有不合者。姑附於此。旋還揚州與相國書論行新政曰。忽忽拜辭。退而自思。良悔未窮淵旨。下略某有美芹之說四焉。敢以陳諸左右。一曰通志意。將相不和。士不附帥。乘不和戰無功。世變至斯。謂當事者無求全厭亂之意。蓋非人情。然而意見猶未盡融。習氣猶未盡渝者何哉。內外之情意不通。相資者反爲相軋也。近日內外之相商以電。同治舊事則以函。電簡而函詳。電直而函婉。電迫而函舒。電質而函文。夫尋常例行公事。尙有待反覆指陳者。況新政之變動不居。情形百變者乎。先事當豫籌。既事當補救。奏牘有所不盡。公文有所難言。凡皆宜以函啓達之。略如宋人告廟堂以劄子之意。必壇吏先示恪愼之風。而後可望柄臣以虛和之度。事有甚細而不可忽者。三

寸之轄。以制千里。此類是也。其二曰議奉行新政。在內有專司。在外亦宜有專局。立法之初。庶端並起。僚屬之諮詢。士民之陳訴。事或可行。而中沮機或屢變而無方。獨斷者勞而尠功。博訪者繁而無統。謂宜放牙釐善後之例。專設一局。選僚吏通知中外者。明達事理者。資望深重者。咸使入焉。而所有新政詔書。或詔書未及而事當舉辦者。皆責之。令平議。令檢會以成事。徵之詔書未必皆實行。奉詔書而設立局所者無不實行。督責之虛文。誠不如局所之實際。創一局而全局皆定。何憚而不爲。此又極平易極變通之一術也。三曰議章程。由議法言之。則有治人而後有治法。由奉法言之。則有治法而後有治人。喪亂頻仍。朝野焦愁。雖彼皆昏庸惰慢之人。亦孰不樂於改圖以自效。顧欲從末由耳。不授以章程而責之行事。抑已過矣。有紀律則懦卒皆可爲精兵。有章程則庸才皆可爲能吏。既設專局。卽議章程。凡有應行新政。先令局員搜訪東西各國章程。以博爲量。以考異同。酌民俗爲功。折衷簡要爲試辦章程。徐而加精密焉。徐而加推廣焉。事無大小。愈細瑣愈當求其條理。愈當備其章程。訴新政不便。及因新政而生異議者。不可憗置。但修改章程以應之。而決不搖我宗旨。如此而後人望可厭。人心亦可定也。四曰覈名實。與人以實者。不必倍稱以名。奪人之名者。不可盡除其

實。勇變政者才士也。憚變法者。不可謂非國家服敎畏神奉公守法之良士也。新政究非王道。異趣者又不可曰邪人。朝爲健吏。莫作庸材。昔之勝流。今成廢物。所進者所進者之言行。又不必能饜人心。勝前人。怨謗繁興。勢有必至。翕翕訿訿。安所極乎。此意一時未可能遽達於朝廷。不得已而思調劑之。莫若仍守差遣員缺之常。以差遣任新人。以員缺安舊人。新者有顯崇之實。舊者不必靳其廉退之名。但使一切皆有章程。彼舊者何必不樂奉周旋。況地方公事。固不能不循舊日禮律乎。如爲豫計之言。則他日積重所趨。如歐洲各國。如日本。勢不至盡變要職爲局所不止。新人後望方長。何必能斷以啓天下之爭乎。以上所言。固近代彊臣所習行之事。抑亦卽公所常用。或且唾弃而不屑爲者。發此論於開物成務之時。陳義又爲猥下。然天下非常之業。專運以常則事行。至動之機。根養於靜而根固。兼不易變易兩義。而後易之用備。得中庸具減進。而後禮之體全。方今天下洶洶。不陂往復。豈盡庸愚陋劣之爲害哉。士大夫躁動無常。爭名爭權之機械十百倍於爭利。黨論之旣人所見也。尚有伏而未見者。履霜冰至。遠想懍然。請卽變法言之。西人之來言變法久矣。論其變而諱其敗。言其善而蔽其患。策士代謀。從古已然。夫歐洲改革起自十八周以來。始焉爲宗敎之改革。繼焉

爲政治之改革．其改革之利鈍成敗不一．其在於今．各國文化之昌．富彊之進．誠倜乎不可及矣．然英法有革命之變．德有政黨教黨之爭．南北花旗禁奴成戰．溯其改革之初．安居樂業之民．無端而張脈僨興．肝腦塗地．蓋不知凡幾．幸彼數大國無強敵覬覦其側．維新者得以屢蹶屢起．廑而集事耳．其不幸者．若波蘭之政黨分爭．若埃及之上下乖戾．以變法而遽亡．固亦非無其事矣．獨俄彼得藉戰功之偉．以用其君主之權．日本以將相之和．盡其臣民之用．是變法之最有效者．然日本於西法講求委曲．於國俗劑量分寸．其心思之徼密．決非吾人之淺嘗暴發者所可同日而言．俄以變法不和．彼得時內訌再三．大臣戮死者數百人．禍及於其后其太子．蓋犯亡國之戒者若干．幸而不亡．尤非我今日所能比也．夫誠平心探討於歐洲十八周來政治文明之史．博考其君臣言行黨派異同．爽然有動於人心．不得已而變法．方將憂危惕厲之不遑．惻怛哀矜之不暇．湛思遠慮．不獨發其端．且圖善其後．又何頑固之介我匈臆．闒冗之當我譏評乎．況乎新政改革．政令必日繁．民生必日促．風俗必日薄．道德文學必日荒．外人之勢且日尊．國家之根本且日撼．弱國貧國之勢固然．彼日本已著成功．猶念念不忘於此．吾可以漠然無念乎．鈞坐所當之位．誠限於分．而有不能爲．然天下

大事。不外政學兩涂。以政言。則公所舉措。各省撫視爲步趨。以學言。則公所舉措。天下人準爲圭臬。物情事勢。積望已成。率天下以言者在政府。率天下以行者在公。言及於斯。蓋有爲公慮而不敢爲公喜者矣。自今以後。願公以變政之利益開導愜人。以變政之禍亂。提撕同志。保國民之秩序。而後堂高廉遠。可以保君權。存歷史之性情。而後林茂淵深。可以存國教。以寔事改之。與以空言爭之。勢相百效相萬也。某倡言變法。遠在甲申乙酉以前。在戊戌被排以黃老之譏。在庚子見絀以儒書之誚。顧其愚固逝不可回。而亦自念冗散不材。終不足有補於世。但冀世事粗安。得自放於寂寞寬閑之地而已。（下略）又第二書曰。世變至今日亟矣。體大者不可以狷懷理。事遠者不可以快論攖。中西之法雖殊。所以行法者。知及仁守莊涖禮動。縱千古橫四海。無異理也。以禮義仁恪之心行新政。新政仁政也。以憒時嫉俗之心行新政。新政虐政而已矣。戊戌之敗。本原在此。以今日國勢言之。譬之病後形神尫瘠。而又欲治以癰疽。癰疽不免刺割。刺割不免痛楚。固也。華醫之良者曰。太痛傷元氣。西醫之良者曰。痛劇者致死。當預講止痛之方。而後得盡其刺割之術。市井拙子之言曰。不忍痛何能治病者。貿然以毒劑腐藥進。則病未愈。而宛轉號叫以斃者。不知凡幾矣。宮府積弊。官吏積習。大癰

疽也．變法大刺割也．事失故業．官失定位．舊德亡．先疇改．隱心以言之．不得謂非天下一大痛楚也．故嘗謂開新與守舊二說．不必幷提．興利與除弊兩事．不可幷進．新旣開．不憂舊不去．利旣興．不憂弊不除．此事理之自然．若囂囂然日以詬誶之聲聞天下．人匿其情．而爭心並起．則無一事可行．行而可成者矣．以開新爲樂者．文明之象也．以除弊爲快者．野蠻之習也．彼赫德駔儈才耳．於關稅．於郵政．尙能規模素定．相人情之緩急．而次第施之．終以集事．常關之習未盡除．信局之舊不盡去．何害於關稅之日增．郵政之日擴乎．夫彼固習於西法者．而其行法之從容如此．然則言西法而必以操切之論濟之者．得無知有法而不知所以爲法者乎．愚管之見．大抵如此．（下略　海日樓文集卷上）

七月．任上海南洋公學監督．添設政治科．由師範生及中院之高級生選入之．（交通大學大事記．案哀啓屬於己亥誤．）

八月．大學士直隸總督李少荃薨．公傷感累日．　朝命改訂商約．盛杏蓀尙書悉以約稿詣公商榷．每易一字．未嘗不稱善行之．（哀啓）

十一月．服闋．（哀啓　案本年距韓太夫人之歿．已四載餘．不應此時始服闋．疑誤．待考．）　兩宮回鑾．　南洋公學附設東文學堂於虹口．公娉上虞羅叔言（振玉）爲監學．日本籐田劍峯博士（豐八）爲教習．　李夫人以嗣子赴粵．晤子林夫

婦於廣州.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一千九百零二年） 公五十三歲

正月.辭南洋公學監督.（交通大學大事記） 還刑部供職.（哀啓 寐叟題跋二集上三希堂法帖跋亦曰光緒壬寅正月重入都門） 寓京師上斜街.（先大夫本年八月初六日日記） 名其書齋曰紫藟.（據寐叟題跋） 時初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爲外務部.即奉奏調補外務部和會司員外郎.公在刑部.前後凡十有八年.協恭平恕.不忘哀矜.及奉調.忠勤一如前日.時新舊之爭未泯.南北之畛將開.公憂之.默自調停.人都不省.（哀啓）

三月.嗣子林季子頲爲後.並乞其季女爲女.李夫人挈之北上.經揚蘇回京.時頲方五歲.公字之曰慈護.女後適泗州楊毓琇.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一千九百零三年） 公五十四歲

正月.簡放江西廣信府知府.（案時在正月二十二日.公係截取班.例不易簡放.此次軍機大臣呈單.德宗首圈公名.皆出所料.蓋帝心簡在久矣.見 先大夫本年正月二十五日日記.）

四月。出京。聞長兄子承大令病篤於揚州。公即遄往。已不及見。（哀啓）大令長公八歲。公幼時嘗從之讀。聞五月抵贛。時巡撫柯遜庵（逢時）聞公來喜甚。即日檄調南昌府知府。舉全省大計。虛以相從。（哀啓）非恆例也。（先大夫駢文公壽序）公爲政知民情僞。而持以忠恕。故事治而民親敬。（哀啓）

秋。公議領濬東湖。（陳散原主事三立散原精舍詩卷上題贈沈子培太守詩注。）

時士不悅學。放說支離。公喟然曰。噫。國其殆哉。夫道器文質體用經權理事神迹。非可二也。而今學士皆二之。道與德。政與教。知與行。定與慧。名與實。學與業。生與義。非可離也。而今學士皆歧視之。自佗心物眞妄新故今古有無是非善惡。相待而著。非有定也。而今學士皆固執其成見焉。學士者。國之耳目也。今若此。則其誰不盲從而躓蹶也。且學也者。禮之所自出。禮也者。國人之準則也。若今學士。可謂無學。國無學矣。而欲責之以禮。其可得與。無學無禮。而欲賊民之不興。又可得耶。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今中國之謂也。噫。國其殆哉。（金陵學報第三卷第二期李翊灼海日樓詩補編序）

光緒三十年甲辰（一千九百零四年）公五十五歲

是年。署督糧道。哀啓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一千九百零五年公五十六歲

秋。考察歐美各國憲法大臣載澤端方等五大臣。奏調公爲隨員。哀啓曾入都。寐叟題跋有睡翁乙巳歲入都所得畫一條又至武昌。據陳石遺學部海日樓詩集第二敍後不果行。哀啓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一千九百零六年公五十七歲

正月。署鹽法道。哀啓時南昌天主教徒王安之。戕傷南昌縣知縣江召棠。人民共憤。蠭起報復。遂誤傷法美基督教司鐸數人。於是全城鼎沸。法美兩國皆遣兵艦入鄱陽湖。埶洶洶。巡撫胡鼎臣廷幹欲任捕數人殺以塞外人之責。公獨持不可。外示鎭靜。與按察使余堯衢肇康力爭抗論。不少屈撓。事漸定。保全寔多。案哀啓及金傳。皆謂教案起。公與胡鼎臣中丞余敏齋廉訪力爭抗論云云。殊非事實。遊聞之吾兄銘遠中翰。兄時在南昌公幕。所聞皆翔實可據。不從啓傳。余堯衢以此去官。公至電請以己官代之。一時頌風誼。案余堯衢輓公詩有云。驀地大獄興倉皇。宰官神甫同一戕。國勢雖弱民氣強。摧折彼狡消披猖。我誓不吐公亦

剛。樽俎可衝斗可撞。浩然歸去吾何羊。李樹乃欲代桃僵。注云。公請以己官代予去職。廣雅相國方充查辦大臣。嗟嘆謝之。

公素畏熱惡溼。南昌溼熱爲江南諸郡最。遂嬰患瘧。生平宜白虎湯而畏附子。後下鄉見農家先散石灰於田間。而後布種。推知贛水性寒。方試服附子而瘧差瘉。（哀啓）

四月。簡安徽提學使。留署江西按察使。八月始赴新任。隨赴日本考察學務。馳驅咨謀。日不暇給。彼邦人士來請益者。虛往實歸。皆厭其意以去。事畢反皖。視事期月。新舊咸和。（哀啓）　公生平留意人才。先端教本。知新溫故。達變立常。內自折衷。不逾世變。（先大夫駢文公集序）　初在日時。甚契日本穗積博士之學說及伊藤博文之憲法義解。自是直欲治新舊思想於一爐矣。（西本小傳）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一千九百零七年）。公五十八歲

五月。安徽巡撫于庫里忠愍公（恩銘）被刺。一時瓜蔓所及。閭里騷然。公苦心默拼。保全者衆。　先後招致耆儁桀士。如程抑齋□□（□□）方倫叔博士（守彝）常季□□（□□）馬通伯主事（其昶）鄧繩侯□□（□□）胡季庵□□（□□）徐鐵華□□（□□）姚仲實□□（永樸）姚叔節解元（永概）時時相從考論文

學人謂自曾文正公治軍駐皖以後。數十年賓客游從之盛。此其最矣。（姚叔節愼宜軒詩自序）設存古學堂。（清史稿本傳）以程氏讀書日程爲藍本。取各學堂學生國文程度優勝者。聚而教之。有研究而無課本。有指授而無講解。取外國大學高等教法。娉程抑齋□□主其事。（書札致程抑齋書）

十二月簡署安徽布政使。時法令如毛。皖省財力有限。而新政一視江鄂爲政。政舉而財不傷。財給而民不病。（哀啓）署有園亭臺榭之勝。在內署北成園之南。有室三楹。曰雙花王閣。爲公偃息之所。西北爲天柱閣。後公所重建也。皆有記。天柱閣。並有聯語云。樓閣華嚴。乘大悲願。江山中夜。嗟太平人。東北爲拄笏亭。官齋五楹。中爲堂。曰曼陀羅室。公眠食於是。治事於是。燕閒接賓僚寀謀議。於是。又辟方丈室於曼陀羅室之西。後階上。北通內院西廂。顏曰持明窔。爲齋後退息之所。（據海日樓文集卷下雙花王閣記。天柱閣記。曼陀羅室記。持明窔記及公與方倫叔書。）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一千九百零八年）公五十九歲

去年夏。公弟子封簡山西平陽府知府。未到任。本年三月奉旨以道員用。簡署廣東提學使。自都赴

粵．道出皖江．相見至樂．

八月．公護理安徽巡撫．首拔協統余大鴻於衆人之中．一軍皆驚．蒞事一月．軍心大和．(哀啓) 聞九年立憲之詔下．公嘆曰．乾坤之毀．一成而不可變．於是更號曰睡翁．謂不忍見不能醒也．而所聞於古人所謂綏得一分百姓受一分益者．晨夕往來於胷臆．又時時念遜荒古訓．自號曰遜齋．(僾詞自序)

九月．回布政使署任．(哀啓) 代者惎焉．掣亂其事．方兼旬而礮馬營起事．(謝志) 時江鄂皖三省軍會操太湖．(案謂安徽太湖縣) 軍中蚤有異言．適遭慈禧皇太后曁德宗景皇帝升遐之變．羣情惶或．公內襄哀慟．外事鎮撫．電請巡撫朱經田(家寶) 還省．即夕城外礮馬營兵起事．公聞警．即移駐城上．委巡防統領劉利貞以守城事宜．余大鴻馳入江防楚材兵艦．擊燬東門外礮兵陣壘．黃鳳岐奪回菱湖嘴軍儲火藥軍局督練公所胡維棟收束潰卒．令繳槍械．一日而定．謀皖者布置經年．再擊不中．始有事於廣州武昌也．(哀啓) 事定．新撫飾報朝廷．朝廷錄靖難功不及公．公亦終不自表襮．

宣統元年己酉(一千九百零九年) 公六十歲

公講求振興實業。創造紙諸廠。外人要我訂約開銅官山礦。公嚴拒之。清史稿本傳。案此不詳在何年。姑繫於此。

春。公自蔆湖武備小學堂公宴歸。西望龍山靑極天末。倚金縷曲云。麥浪千畦綠緩歸來弓刀千騎。使君前後。唉問葛繮干底事。醉了襄陽兒酒。著醒眼海棠厮句。偃蹇龍山西北去。把孤城付與孱翁守。羅百雉大於斗。濡須東鎖三吳口。問喬家小姑夫壻。英靈來否。落日神鴉銜祭肉。獵獵大風吹垢。料江左夷吾須有。黃石荒荒朱履敝。那素書一卷長衙袖。渡旁渡。柳州柳。曼陀羅寱詞

夏。遣皖校教習日本某君考査黃山動植材官王某采藥草於霍山異種極多。公欲爲兩岳植物標本未就。海日樓詩集一壬子秋莫歸里作詩自注。

四月。朝命以公爲禮學館顧問。緣督廬日記

八月。大學士軍機大臣張香濤之洞薨。公平生師友。獨佩香濤。陳弢石制軍夔龍輓公詩注則謂緒論所得公殆不如此。案金甸丞丈不知何據。至是忽忽若有所失者累日。時國事日非。公嘗作僧服以歐法攝景寄朋儕題詠海藏樓詩七以寄意。明年自題云。了此宰官身。卽是菩薩道。無佛無衆生。靈源同一照。公題陸少山僧服遺照

冬。爲桐城馬通伯主事其昶釐定抱潤軒文集體例。以歐西石印法印行之。潘勛抱潤軒文集識語。是年遣

謝石欽孝廉（鳳孫）孫□□大令（榮）赴日本東京調查租稅沿革．以爲亞東租稅法之統系．我與日本同出於唐．而浸久浸繁．遂不能不加整理．參歐制而變通之．前事之師．莫親切於日本．於是日本稅務當局承其大藏省命．爲排日講述．并出官牘相示．姚次之□□□□筆述之．成日本租稅制度及實務數十萬言．十一月公序之．（海日樓文集卷上）

繆藝風編修（荃孫）訪公皖署．謀重刻編修所藏南宋饒節倚松集景宋本．幷公所藏韓駒陵陽集．倦圃舊藏本．屬陶子琳開板武昌．（據海日樓文集卷上重刊江西詩派韓饒二集敍）

宣統二年庚戌（一千九百一十年）公六十一歲

春．校刊宋嘉泰本白石道人歌曲．（見鄭叔問文焯白石道人歌曲手批本跋語・初公校刊時・實未知爲何時本・叔問始定爲嘉泰・今叔問批本・藏南海康氏游存廬・）並附印事林廣記卷八音樂舉要卷九樂星圖譜於後．可與歌曲旁注字譜相證明．用安慶造紙廠新造紙印行之．（公白石道人歌批跋）

子封署廣東布政使．

時國事益棼．公上書言大計．權貴惡之．留中不答．公撫膺嘆息曰．天乎．人力竟不足以挽之邪．因賦詩以寄慨曰．不待招邀入戶庭．龍山推分我忘形．流連

未免耽光景，餔餟誰能較醉醒，雨後百科爭夏大，風前一葉警秋蕭，五更殘月難留影，起看蒼龍大角星。（李翊灼海日樓詩補編序）適貝子載振出皖境，當道命藩庫支巨款供張，公不允，復與當道忤。（清史稿本傳）於是浩然有歸志，與某公書云，財政岌岌，官司解體，中外相疑，舉海上妄人之說，一切悉納諸憲政之中，作繭自纏，背水陳更無躲閃，波土覆轍，可為寒心，外人皆為我躊躇，而我方中風狂走，嬴氏以吏為師，今則以報為師，無緩急，無先後，驕泰以為豪，困窮而彌侈，牛飲漏舟，孰知其屆，某求去不得，羸病日增，局促轅駒，徘徊怪鳥，求退之難，甚於求進，眉山筆語及之，後知要當登此目的，不能忍而終古已。（書札與某公書）

六月，公乞退，將去，猶為皖省籌定來年度支，力維巡防軍軍力紀律，在皖五年，重治人而尚禮治，政無鉅細，莫不先之勞之，憂悴之餘，痺時發，瘧疾不差，然仍無一日不辦事，無一日不見客，無一日不講學，雖在病中，夜睡不過二小時，於是眠食日損，步履日弱。（哀啟）時疆吏多以賄進。（案康更甡輓公詩云，疆吏以賄進，大賢遭棄擲。）公獨未嘗有餽遺達權要，故三年署藩，不得眞除。（哀啟）歸裝惟載書十萬卷，人以為怪。（先大夫散文公壽序）

秋。至滬。寓開封路正修里。

十月。歸里。隱居郡城南姚家埭新居。有閣曰鴛浮。有樓曰最禾。（據海日樓文集卷上渚園記。）有軒曰東軒。（海日樓詩集卷二）日惟萬卷裡身。不踰戶閾。及聞國事。又未嘗不廢書嘆息。欷歔不能自已。（案。先大夫聃文公詩序有云。論者或以先生勇退爲知幾。乃不知其曉曉瘁羽。咄咄書空。之奇去國之年。傷心虞臏。厲叔終身之痛。未報莒公。公見之。爲擊節。以謂知其心。烏虖。卽此可以見公之心矣。）

十二月。爲長沙張文達公（百熙）訂退思軒詩集。並序其首。文達平生譚藪。最心折公。（公退思軒詩集序述王志盦式通語）公序之。文達志也。

宣統三年辛亥（一千九百十一年）公六十二歲

春。挈嗣子頲遊江寧。與楊仁山居士諸君集佛學研究會。公嘗嘆天發殺機。芸生刼刼。政治學殺機也。經濟學殺機也。文學哲學殺機也。分析此時代人心原質。一話言。一思想。一動作。一合會。無不挾貪嗔癡三業以俱來。貪嗔癡者。殺種子與。拔貪嗔癡者。其不可以貪嗔癡。其當以清淨慈悲與自皖歸。卽發此願。（文集卷上支那內學院緣起。）留月餘始歸。

夏。公弟子封簡授雲南提法使。公與公弟子林至滬濱逭暑。寓新閘路三十三號。後子封不赴滇任。自粵歸。亦同居焉。時國事日非。公憂甚。鬚鬢加白。

六月歸里。此據金甸丞太守丈言。慈護丈則曰七月。詳下。

七月浙大水。波及郡城。公與金甸丞太守。褚慧僧□□輔成等籌辦振務。謂必須合官民兩面組織統一聚議機關。庶幾呼吸靈通。不虞隔膜。又必須與省城通氣。辦事人即以自治局商會農會員充之。書札與金閶伯

八月武昌革命軍起。公在里籌辦民團。詳下

九月十四日浙江獨立。未幾江寧失守。時公適患瘧。聞訊力疾至滬。案金甸丞丈曰。予六月初一回禾。蔞謁公於姚埭。公亦枉顧敝廬。七月禾中大水。擬籌振請款等事。皆予與公共事。及振款發下。而九月十四日浙江獨立矣。十七日民軍來。而公於二十後赴滬。據此則慈護丈七月歸里之說。有誤。又案哀啓言。江寧失守。公始赴滬。江寧失守。在十月十二日。則甸丞丈謂九月二十後赴滬非也。寓直隸路。與公弟子林同居。力圖所以挽救者。哀啓及慈護丈語。一時滬壖達官學者。每日必詣公寓所。講求收拾時局大計。辜湯生□□鴻銘欲北上商援於某鉅公。公握其手慨然曰。豺虎從衡。去無幸理。慎自葆。我輩當圖共死之道。來日大難。自有同死之時也。案西本小傳云。辜鴻銘者。為京卿先生最深切之一人。

臨川李證剛翌鈞省公病。見羸甚。欲舉詞慰之。公奮然作色曰。六合外寧無淨土耶。李序

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宣統皇帝下詔遜位。案是夜九點一刻下詔遜位。並命袁世凱籌設臨時政府。　自是遂常僑居滬壖。先大夫散文公壽序。惟歲時祭埽或一歸里。先大夫駢文公壽序。

中華民國元年壬子一千九百十二年公六十三歲

公辛亥以後。辟地海濱。終歲樓居。孫隘堪德謙大儒沈子培序。　若與人世間隔。常以途人為魚鳥。闤闠為峰崎。廣衢為大川。而高囱為窣堵波。據海日樓文集卷下余堯衢古希偕老圖序。　春夏之交。霧晨延望。萬室濛濛。如在煙海。慨然悟曰。此與峨眉黃山雲海無異。海日樓詩集卷一。　因作山居圖以寓意。余堯衢偕老圖序。　約陳散原主事三立同賦。而四方學者無不欲一接其言論丰采。即異邦人士亦不遠而至。

孫隘堪大儒沈子培序。中外之研儒術與梵天學者。登門請業。蓋踵相接云。（辜湯生哀公文。）

七月移居麥根路十一號。

九月歸里。有詠故園草木詩九首。（海日樓詩集卷一。）

中華民國二年癸丑（一千九百十二年）公六十四歲

春。公與僑滬諸老立超社。觴詠遣日。（海日樓詩集卷一。）

二月。清隆裕皇太后崩。公作輓歌四章。（同上）自題象讚云。是桎義而梏仁。天之戮民。是墮幾而辟世。國之罪臣。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獨善其身。胡不反其眞。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而猶局此晌息之存也。噫。（海日樓文集卷下乙盦自讚。）

三月。與超社諸老修禊於樊園。（海日樓詩集卷一。）

五月。南宋江西詩派韓饒二集共六卷刻成。公序之。復從嘉泰普鐙錄中搜得如璧大師傳一篇。爲向來詩苑所未見者。錄附倚松集後。（海日樓文集卷上重刊西江詩派韓饒二集敘。）

七月二十七日起讀佛藏．成癸丑札記一卷．見公癸丑札記稿本自記．

九月題目寓樓曰海日樓．終日盤桓．不出一室．每誦陶公雲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還之句．謂千載同情有如接席．海日樓詩集卷一．嘗以重陽倚欄四望．廣野木落．鴻鵠之聲在寥廓．喟然謂彙萬象以莊嚴吾樓．資吾詩．誠有其不可亡者邪．他日屬吳缶翁大令昌碩畫樓圖．海日樓文集卷上缶翁詩序．編其詩起壬子曰海日樓詩．自題其後曰．陳思發唄匿．悲涼太山思．傷哉范氏宗．常服易厥辭．此樹已婆娑．薅收胡慭遺．摻袪問青女．跼此霜穹卑．巋冢久躑躅．羝羊決藩籬．超超冥漠君．聽予輓歌詞．陶潛枯槁人．達道茲奚疑．海日樓詩集卷一．取離騷攬木根以結茝句．易書麥根路爲木根路．以謂詩亡字在．感喟同之．同上

是年俄羅斯哲學名家卡伊薩林伯爵浼辜湯生鴻銘介見公於寓邸．退而作中國大儒沈子培一文．謂公殆如意大利列鄂那德達蒲恩評論古代西歐之文明．所謂意識完全者．誠中國文化之典刑也云云．案西本白川公小傳載辜湯生之言云．既革命之第二年．俄羅斯之哲學名家卡伊薩林伯爵游履中國．余爲書紹介於沈先生．謁見後．伯爵於旅行日記中記有沈子培氏爲中國大儒之文．茲載之如次．余夙聞儒者沈子培之名．茲得相見之機．余於彼所以期待之者甚至．前在北京．日與中國儒者談論．偶涉歐羅巴事．每多舛謬．余意沈氏亦未必有理解歐羅巴實際之知識．迨一接其言論丰采．而宿敝頓祛．沈氏實中國之完人．孔子所謂君子儒也．年逾六十．而精神毅力不異少年．蘊藉淹雅．得未曾有．殆意大利列鄂那德達蒲恩評論古代西歐之文明．所謂意識完全者．誠中國文化之典刑也．其言動無不協於禮義．待人接物．遇化存神．彼深知中國

之情形無論已．卽於國外亦洞悉其情僞．所謂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吏能見微知著．生平崇孔教．惡改革．守舊派之魁首也．遜案公在遜清．韙韙爲維新之魁．何云惡改革．何云守舊．蓋夫子之道．中庸而已矣．過與不及．皆公所深惡．卡氏未爲知公也．

中華民國三年甲寅（一千九百十四年）**公六十五歲**

三月歸里埽墓．登煙雨樓．皆有詩．（海日樓詩集卷二．）

累歲項城娉問不絕．公不應．對使者曰得之於天．還之於天．不召自至．（案此得之緒論．金傳亦載此事云．有以重幣甘言相招者．輒謝絕之．且鄭重申言．有能挽日虞淵．不招自至．哀啓扁序．）　本年項城又有史館總纂之招．謝之．（海日樓詩集卷二偕勞卿赴雪勝招中涂隋車傷足諸公枉存以詩報謝詩有云．周侯發譎言．蒲輪遍遮邏．正恐落車翁．不堪供箸作．自注時都中有史館總纂之招．謝之．遜案民國初元．卽有以司法教育兩長屬公者．至於再三．先之以郵電．申之以尊使．公皆咲謝．）

秋赴友人招．中涂隋車傷足．（見上．）辛亥以後．公幾於無日無病．在家憂國．一如在官時．固無時不有所經營也．（哀啓．）

十二月移居麥根路四十四號．　聞楊惺吾（守敬）歿於京邸．項城有令賜卹贈少卿銜．樊雲門方伯（增祥）亦毅然入都供職．其婦尼之．絕裾而行．公欲塡鷓鴣天一闋嘲之．但得首句云從此蕭郎是路

八。兩君皆鄂人也。（緣督廬日記。）

中華民國四年乙卯（一千九百十五年）公六十六歲

某日爲嗣子頲娶崑山李蓼生孫女橘農次女。實公內姪女也。

三月海寧王靜安（國維）自日本來請業。質古音韻之學。公因其意而啓發之。（廣倉學窘叢刊第一集王靜安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

自序。甲寅歲莫。余僑居日本。爲上虞羅叔言參事作殷虛書契考釋後序。略述三百年來小學盛衰。嘉興沈子培方伯見之。以爲可與言古音韻之學也。（下略）乙卯春。歸國展墓。謁方伯於上海。（下略）余請業曰。近儒皆言古韻明而後詁訓明。然古人假借轉注。多取諸雙聲。段王二君。雖各自定古音部目。然其言詁訓也。亦往往舍其所謂韻而用雙聲。其以疊均說詁訓者。往往扞格不得通。然則謂古韻明而後詁訓明。毋寧謂古雙聲明而詁訓明與。方伯曰。豈直如君言。古人轉注假借。雖謂之全用雙聲可也。雙聲或同韻。或不同韻。古字之互相假借轉注者。有同聲而不同韻者矣。未有同韻而不同聲者也。君不讀劉成國釋名乎。每字必以其雙聲釋之。其非雙聲者。大抵譌字也。余因舉昔章天顯也三字以質之。方伯曰。顯與濕。俱从㬎聲。濕讀它合反。則顯亦當讀舌音。故成國曰。以舌腹言之。余大驚。且自喜其億而中也。明年。徵君又以書詢古字母之學。公復書云。字母古學。自唐以後。陳氏切均考已粗會通。第六朝與隋唐似不能絕無異同。兩漢與隋唐。則顯有異同。凡在後世爲類隔者。在前世皆音和也。釋名純是雙聲。且爲音和之雙聲。昔嘗以此證漢與隋唐同異。未易可言。然循此以往。亦非必無可言者。遜案公聲韻之學甚深。曾有述作。惜未刊布。不可得詳。故略附其言論於此。以見一斑。又案公嘗答同里金甸丞太守問古均書云。古韻溯源顧江。中權戴段孔王。最後嚴張姚江。皆正鵠也。道咸諸家。稍嫌淺薄。傅氏書曾在敝肆一繙。未窮其蘊。古音諧合間無之。公有意此學。宜先就戴段孔王書求之。又云等韵家比附五音二變。已不自然。古音家比附□音。益爲枝蔓矣。又書云。古韻之說。戴氏有說無書。段王孔三家鼎峙，各有根

據・分部於大同中不無小異・姚氏書略同孔氏・司空公則墨守段學・敘文取姚氏長處述之・立言之愼也・姚氏書謂姚文僖公文田古音諧・公大父司空公曾爲作序・見補讀書齋遺稿卷四・司空公故受業於段氏・公音學授受源流可推也・茲類附於此・又案釋名公尤所研討・其蚤年跋釋名云・釋名以音言義・先覺之意・多以爲不足依據者・然此例自古有之・如祖之爲言且也・庠者養也之類・鄭君注經多用之・此書尤足考漢魏舊音詁訓之支流・古音之淵藪・不可忽也・可與上爲王說會通觀之・亦附出・

四月歸里埽墓・先大夫本年日記

本年春浙人娉公主重修本省通志・公覆書言兩事・一文獻有沿無革・舊志體裁完善・創稿以續舊爲宜・一鄙人量力而言所擔任者・止於辛亥・苟此意見許於諸公・百年掌故之編・敢不竭其心力・書札與朱介人屈文六・定志局以十月開支・領支兩萬六千・主竭力撙節・同上致吳佩慈・本月赴杭・公道書十二種跋・謂此道書十冊・乙卯四月得之武林・可證・先後聘朱古微祖謀 吳子修慶坻 陶拙存葆廉 章一山梫 葉柏皋爾愷 朱湛卿福清 金甸丞蓉鏡 孫隘堪德謙 王靜安國維 張孟劬爾田 劉翰怡承幹 諸先生暨 先大夫爲分纂・徐班侯喻志韶長寀 爲提調・見浙江通志局同官錄 定續志凡例・自乾隆元年起訖宣統三年・議增遺民傳大事記大事錄・皆補前志所遺・金甸丞先生語　案公與金甸丞先生論修志書云・志例以承前爲常則・其攟摭所得・補前者爲補遺・正前爲考異・選舉編者承此例・第不能有所補・考則須吾儕修飾耳・優拔應補・薦舉亦應補・然薦舉是特科・當特立一表・試題列入亦佳・無考則不妨闕之・科場事例・似祇能摘浙省專條・他不勝鈔也・又與太守書云・先從舊志分類排輯・其有專書者・則以專書爲本・班取史記・范取華謝・華陽國志兼取馬班東觀・此史家舊

例・通典於刑據疏議・於官取六典・其他亦各據專書・鮮自撰者・古人屬筆之愼如此・故吾輩取於採訪也宜嚴・取於審檔宜博也・ 又已未冬答王靜安徵君書云・舊志於前朝事實・誠多疏略・然如地理人物・補遺則易・經政各門・補遺則難・先事圖維・苦無善法・不知公意若何・姑舉一事言之・如南齊陸慧曉傳中・有論西陵牛埭稅一事・此於六朝賦稅・東州彫敝・具有關係・然其沿革・頗不易言・其等比又不能具述・廑采舊文・而無所闡發・亦不足饜閱者之心・諒公部署・必有精思・儻可先示數紙・不若山川諸門・宋元舊志・自可據所見者儘量補之・有徵則詳・無徵蓋闕・著之簡端・標爲義例・無不可也・如慮卷帙太繁・則去其與明志同者。更張太甚・似無此慮・列舉六事・所謂讀一省之志・不可不知一省之事者・此固讀書之士・心所同然・常氏華陽・早開茲例・粵西前事・見許通人・第猶病其兵事偏詳・他端未稱・今擬放史表例爲大事表・以舉其綱・放紀事本末・爲大事錄・以詳其目・近代事如浙東義兵・湖州史案之類・前人紀載・事蹟綦詳・非有專篇・不能委備・以古準今・則裘甫方臘之騷亂・建炎德祐之播遷・皆以紀事本末體敍之・亦國語越紐之遺意也・學術源流・非一篇所能該舉・儒林文苑理學諸傳・或敍於前・或論於後・皆足以闡宗述緒・索隱表微・其顯學鉅儒・寔有關於一代風氣者・仍集其同氣同聲・門人弟子・彙爲專傳・其傳體放竹汀先生所爲學傳例・鋪陳學術・不厭加詳・如竹垞梨洲・雖專卷不妨・至如紹興古器・復齋收藏・書版書棚・儘可於雜識中分類收之・越窯刻紙・湖筆紹酒・則敍諸物產考敍・其畸零無歸者・仍可歸諸雜識・竊意如此等比・吾公心得最多・現在儘可着手爲雜識・將來物產考敍・仍煩大筆・稍加增損・即可入書・公意以爲何如・風俗別四禮節物爲兩事・前後書之・其特別情形・古事如喫菜事魔・近事金錢會匪之類・別爲專篇・(在古爲考・在今爲記・)不可以少數奸民・遽誣全邑・海鹽戲劇・似亦入雜識・始得發揮盡致・吾意此雜識成・他日乃可單行・程度或與夢溪筆談相當・不廑中吳紀聞而已・大雅君子・亦有樂於此乎・志稿現封存杭州圖書館・不能詳核・舉此略見公志學之一斑

五月重至西湖有詩　海日樓詩集卷二・

十一月長孫女生

中華民國五年丙辰（一千九百十六年）　公六十七歲

春．項城僭稱帝號．天下騷然．初公已洞燭其逆迹．謀有以覆之．至是謀益力．案西本小傳云．先生身體雖衰．而志不少衰．時袁世凱實行帝制．天下騷然．一日在姚文藻宅開協議會．有清遺老．羣集於是．余與宗方先生亦與焉．是爲余受先生知遇之始．謙案宗方亦日本人也．與康更生有爲等往來擘畫．常夜以繼日．康更生輓公詩云．癸丑重握手．黃浦洊禮渣．昔者相對憂．恐國步蹉跎．今者相對泣．見荊棘銅駝．公勸留滬居．國事得切磋．巨君謀帝制．假袁衣弟佗．與公謀覆之．日夕同畫沙．偕公被密捕．頭顱巨萬購．竟能夷大盜．久已備刀韡．其事已不可悉知矣．

王靜安復自日本來滬．與公過從甚頻．一日公語之曰．棲霞郝氏爾雅義疏於詁言訓三篇．皆以聲音通之．善矣．然草木蟲魚鳥獸諸篇．以聲爲義者甚多．昔人於此．似未能觀其會通．君盍爲部分條理之乎．並告其文字有字原有音原．徵君乃推公之說．爲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一卷．王靜安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自序云．丙辰春．復來上海．寓所距方伯處頗近．暇輒詣方伯談．一日方伯語余曰云云．（見上）又曰，文字有字原．有音原．字原之學．由許氏說文以上溯殷周古文止矣．自是以上．我輩不獲見也．音原之學．自漢魏以溯諸羣經爾雅止矣．自是以上．我輩尤不能知也．明乎此．則知文字孰爲本義．孰爲引申．叚借之義．蓋難言之．即以爾雅權輿二字言．釋詁之權輿始也．釋草之權黃華．釋木之權黃英．其義亦與此相關．故謂權輿蘿蕍之引伸可也．謂蠸蕍蘿輿即用權輿之義以名之亦可也．謂此五者同出於一不可知之音原．而皆非其本義．亦無不可也．要之欲得本義．非綜合其後起諸義不可．而亦有可得而不可得．此事之無可如何也．余感其言．乃思爲爾雅聲類．以觀其會通．然部分之法．輒不得其衷．（下略）因悟此事之不易．乃略推方伯之說．爲爾雅草木蟲鳥獸釋例一篇．

五月.袁世凱死.

六月.法蘭西伯希和與公論契丹蒙古畏兀兒國書及摩尼婆羅門諸教源流.公滔滔不絕.伯希和者.即發見燉煌石室古書者也.能華言.（據綠督廬日記）

九月.爲吳郡曹君直（元忠）序所爲禮議.禮議曹昔在禮學館建議之文也.公概然於光宣之際曰.光宣之間唏矣.邪伏於帷牆之間.五細六逆.旋相爲用.隱民造作言語.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因內反死生.五間俱起.以襲我丕丕基.指鹿以爲馬.廿口鼠行.舌痾火沴.詛物爲創.大人患失而或.則亦俛首揖客.承筐將之.崇長信使.俾姦宄於邦邑.潰潰回遹.詩人所嗟.乃罔畏畏.其咈耇長舊有位人.父師嘆焉.大山之溜穿石.單極之紖斷幹.積微成著.蓋至於九年憲法之布.而本實撥.枝葉害矣.變亂之始.自刑典支蔓於官制.財用兵戒.迭變迭更.最後設禮館.朝廷眩制作之華言.不知其柔道陰行.無上無法無親.伺間逞也.百川濆騰.不可遏.星炎孛孛.與日暈夕.常伯常任準人.私憂竊嘆.哀哉不能言.老師宿儒.或乃曲學阿世.抱薪救火.當時抗議刑律.諍論於庠序.若勞提學玉初劉侍御幼雲.十手所指.落落數人爾.禮說深博.助我者希.曹君耆寒儒.苞并千載之盈朒.羅絡百氏之異同.本諸經

疏。參之史傳故事。得箸作之原。以摧詖破邪。逆折牙角。其文辭溫溫儒者。而機張括省。言必中慮。非聖者徒。噤不得語。禮議都凡二十五篇。附以律議四篇。諤諤誾誾。干城名教。偉哉昌言。勇過賁育矣。（下略）余屏居外臺。察淵見紕。被書顧問。邱蓋喑啞。獨不意風雨雞鳴。卯酉午亥之際。聞茲德論。光我聖淸。有曹君而禮典不亡。衡厥重輕。非厓何承天王儉任預庾蔚之比也。（海日樓文集卷上。）

中華民國六年丁巳（一千九百十七年）公六十八歲

閏二月。次孫女生。

四月。朝局卼臲。各省謀獨立。督軍或專使羣集於徐州。推前兩江總督民國定武上將軍長江巡閱使張勳主盟。於是勳提兵北上。（張少軒勳松壽老人自敍）

五月初七日夕聞北訊。公方病。初八早力疾挈嗣子頲北行。盛暑長涂。歡欬不息。過濟南。見皖督倪嗣沖南還。心竊憂之。（案西本小傳云。抵濟南晤倪嗣沖。思引之南還。然終達京師待考。）比到京十三日遜帝復辟。詔授學部尙書。而時局旋變。二十五日事急。（哀啓）期以身殉。（金傳）當時境阨而神王。自謂頗自信。又信天道之不我違。（寐叟題跋一二）

集和更甡院長詩跋•居法華寺•羅惇曧輓公詩注云•南海先生與公及王病山同寓法華寺•西本小傳則作居黃寺•慈護丈以爲誤也•倉卒中謀所以保乂皇室者無徹不至•哀啓先是公弟子封居北都•公北來十餘日•爲人所扼•竟未一晤•至二十六日始得見•案此遊聞之家兒銘遠•一慟幾絕•客中無一日得離湯藥•與公弟議後來事•常至徹夜•哀啓六月辟居玉河橋美森園•案美森園者•美國使館也•有詩和康更甡院長見贈云•綠陰成幄日斜曛•正有漁樵問答思•六合外寧無聖處•百王運乃有窮時•移山志自愚公奮•射日弓憑若族持•人定有成天退聽•毗沙門與助王師•其一人海滄桑三十年•抽思軋軋用綿綿•我觀黑白喩諸老•君與玄黃戰起乾•萬世有人知旦暮•四洲共業熾烽烟•大悲心裏舒千臂•盡遣修羅拜佛前•其二風雨淒淒先去秋•津亭誰送庾公舟•都天變相期來世•老圃生涯送故侯•鼠穴牛車占噩夢•先庚後甲數前籌•凌雲一唉魂歸夜•彯起升龍九練旒•其三香火因緣定幾生•百年憂患飽同更•先號後唉古寧妄•百巧千窮意不平•囊底智猶吞拓跋•廡間籌箸借文成•覺阿喫飰隆師飽•那必雲臺有姓名•其四見寐叟題跋一二集 案壬戌四月跋其後•云•此丁巳六月余避美森園中與甡公唱和詩•當時境阨而神王•頗有信•又信天道之不我違也•於今五年•學說益昌•而事實屬左•余病益劇•歲不吾與矣•但願覺阿有飯喫•隆師自在安養國中•徑行受供也•旋又赴天津淹流北地•乃至兩月•哀啓常以不得死所爲恨•案公此行亦自知其難爲•特一心忠耿•生死利鈍•乃所不顧•有可藉手•即投袂而起耳•初公行甚祕•家人多未知•倉卒間•未及襆被•

惟挈其嗣子．及一門人一僕行．紿曰．遊金焦耳．蓋殉國之志．身後之謀．蚤決也．其後事未成而志未遂．天也．非人也．時代不同．見解亦因之而異．後之人．敬其志．哀其遇．可也．　同門胡步曾先驌輓公詩云．愛國同忠君．國俗古如此．共和假名義．坐見綱紀弛．十載釐膠擾．蜀域羼虎兒．沿途書警哀．志士亦切齒．清季政日非．外患極顛踣．袁氏赶竊國．拚葬未足擬．陸奸與奔竄．廉陋等螻蟻．表家痛無人．赤縣開往矣．[illegible]逵．[illegible]季．歐劉行未已．寧止易代哀．恐有滅國恥．所以七十翁．海濱蹶然起．髹鮮維新魁．乃與殷頑比．奉新[illegible][illegible]國有同軌．孤忠在天壤．敢效薄俗毀．同茲漆室憂．痛淚舊衣誅．能發公之心者．附之．

七月杪航海南還．視朋尉集．悲咽轉深．哀啓

八月乙卯稿刻成．鄭蘇戡乙卯稿題字

冬大病．腳腫頭重．覺夢中身象偉大．案公病起自壽詩自注．夢中人我．身皆偉大．幾倍於身．哀啓　書史皆忘．而呼吸根蒂獨堅．公病起自壽詩自注．病中書史皆忘．略似東原年譜所試．而呼吸根蒂獨堅．涉春方愈．自後棲遲．俛仰不輒下樓．哀啓　常若有所思云　西本小傳

中華民國七年戊午一千九百十八年　公六十九歲

正月次孫女殤．　長孫塄生．

二月病起作病起自壽詩五章云．病楙浣編又一時．赤山岱嶽兩何之．相逢徒侶皆[illegible]．[illegible]春[illegible]

度馬師。七反定難超色界。再生或恐誤雄兒。四思三劫塵沙障。到此分明了不疑。其一 識字向來憂患始。多聞何用總持求。一忘眞作宋華子。兩語不知阿㒷樓。白地光明成解脫。青陽受謝蹇淹留。如何一寸元關路。竟阻先生掉臂游。其二 亦元亦史亦畸民。亦宰官身長者身。成住壞空看已盡。黃農虞夏沒焉陳。平生師友皆仙佛。至竟形神孰主賓。驀地黑風吹海去。世間原未有斯人。其三 歷歷來時頓宿程。閉門合眼數分明。甘瓜苦瓠何滋味。旁死哉生熱性情。反覆豈能逃易意。婆娑還得俟河淸。何方辟歷霆霓起。霅爾虛空粉碎聲。其四 無生話裏借生生。取次東風散策行。樂意鳴鳩偕乳燕。上春寒食近淸明。他鄉吾土都長語。柳眼花須不世情。寄語滬鄉諸父老。海山兜率要同盟。其五。案此詩未刻。蘧見手稿。 答親舊之問。有爲公慶九之舉。公曰。鄙人情事未伸。跼天蹐地。方當飾巾待盡。豈復舉觴爲歡。儉德辟難之謂何。書札致金闇伯書。

李夫人年政七十。子女輩欲於二十九日公生辰稱觴。苦禁不可。適書估董以元刻明補樂府詩集來。乃唉曰。曷以此壽乃翁百卷之書百齡兆也。子女輩歡喜應之。海日樓文集卷上樂府詩集跋

三月歸里掃墓。先大夫本年日記。與同里吳子梨受福 盛萍旨沅 岳斐君廷彬 金甸丞蓉鏡 暨 先大夫會

於南湖高士祠。以歐法合攝小影號六老圖。（先大夫六老圖跋）留旬日始還滬。（先大夫本年日記）

秋。移居威海衞路二百十一號。題寓樓曰谷隱。自號谷隱居士。　公嘗謂欲復興亞洲。須興儒術。欲興儒術。須設立經科大學。先當剏設亞洲學術研究會。（西本小傳）本年上海有亞洲學術研究會之籌設。公實啓之。

十一月題其在皖時所爲詞曰僾詞。幷序之。其略曰。清宵白月。平旦高樓。古事今情。國圖身遇。芒芒然。惘惘然。瞿瞿盱盱然。若有言。若不敢言。夫其不可正言者。猶將可微言之。不可莊語者。猶將以譎語之。不可以顯譬者。猶將隱譬之。微以合。譎以文。隱以辯。莫詞若矣。張臯文氏董晉卿氏之說。沈子所夙習也。心於詞。形形色色。無非詞。有感則書之。書已棄之。不忍更視也。越一歲而世變飄搖羇旅。久忘之矣。丁巳春。沈子檢散篋得之。寫出屏諸几案。猶不忍視也。戊午移居。復見之。乃署其端曰僾詞。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其當日情事邪。次其年。其事可見。然終不忍次。非諱也。悲未偶也。（海日樓文集卷上）

中華民國八年己未（一千九百十九年）公七十歲

二月．子婦李氏卒．　十日起隨筆劄記．作月愛老人客話一卷．　是月二十九日爲公七十初度．逸案謂人人長公一歲．年是七十有一矣．親友暨及門弟子咸擬稱觴爲公壽．公謝不可．海內外壽公之文闐溢戶牖．公以去歲病起．自壽詩答之．案是日逸侍先大夫往祝．公爲先妣沈太恭人族父．始謁於戊午之夏．[illegible]蒙[illegible]執贄受業．所以期望之者甚摯且厚．今去公之薨．忽忽已七年矣．而予則淪落如故．緬懷疇昔．不知淚之何從也．附記以誌痛．

自題象贊寄子封提法曰．雹電光中．瞥然影見．窮骨崢嶸．病年偃蹇．乃知丈人今[illegible]七十耶．奉父母之遺體．俾爾壽不忝．俾爾居得安．俾爾書得親．[illegible]．[illegible]能[illegible]一以壽[illegible]．志事[illegible]希聖賢也．明發不寐．忉忉慱慱．持寄叔子．海日樓文集卷下

夏移居新閘路九十一號．寐叟題跋有己未季秋寐叟記於滬西新閘路之海日樓云云．則遷居新閘在本年夏．慈護丈云在庚申夏．誤也．

四月歸里掃墓．先大夫本年日記

本年作全拙庵溫故錄書其端云．尤悔多端．七十而不能寡過．平旦氣定．反省愁然．吾先君署別號曰拙孫．見於日記．時年甫逾二十也．自吾曾大父以拙字詔後人．小子罔知．憧憧朋從．及今日而後

憬然反本。不已晚乎。孟東野詩云。庶全君子拙。恥爲小人明。全受全歸。毋忝所生。勉諸。（拙庵溫故錄序文）

中華民國九年庚申（一千九百二十年）公七十一歲

春爲日本西本白川□□（省三）講尙書。嘗謂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旣曰無聲無臭。則無物可以把持。此所謂道也。（西本小傳）

四月歸里埽墓。（先大夫本年日記）

八月爲嗣子頌續娶桐鄉勞玉初（乃宣）季女。勞時避地青島。頌往就婚。

重九節與余堯衢吳寬仲（慶燾）鄭太夷諸公一試登臨。不覺悲從中來。觸發舊恙。又加欬嗽。而不欲延醫。數日後忽患頭痛。自覺腦中作響。醫家皆謂心血太少。腦血太多。心房之力太弱。神經之用太彊。慮卒中風。然神明湛然。起居言論。天天中中。無異平時。至年終漸痊。（哀啓）

中華民國十年辛酉（一千九百二十一年）公七十二歲

三月偕眷屬歸里埽墓公弟子林繼至。先大夫本年日記

四月公弟子封卒於北京寓邸。公聞耗摧心裂肝。不能自止。獨坐涕洟至於期月。公自丁巳以後。遇家祭必哭。哭必病。道及故舊亦哭。聞人談忠義事亦哭。至是身心益瘁。心房之病日劇。涉秋方小痊。哀啓

是年公粥書自給。初公精帖學。得筆於包安吳。力主運指。壯契張廉卿裕釗。嘗欲著文以明其書法之源流正變及得力之由。案無錫王蕙農孝廉蘊章墨池偶談云・寐叟中年嗜廉卿書・欲著文以明其書法之源流正變・及得力之由・葢古來論書者・多用儷詞均語・語其形似而已・後人讀之・無由悟入・（中略）寐叟欲取斯邕以至歐褚諸家・遞相傳授之法・後人所以失與夫廉卿之所以得者・以退之論文之法論之・偉哉此舉・非第藝林不朽之盛業・抑亦書家不刊之鴻寶也・惜其說廑見於賀松坡所爲廉卿先生壽言中・而歲月侵尋・迄未成書・晚年由帖入碑。融南北書流爲一冶。金傳 自漆書竹簡石經石室余楫江孝廉公書扇跋語 無不涉其藩籬。金甸丞太守公書扇跋語 遺從變化以發其匈中之奇。幾忘紙筆。心行而已。論者謂三百年來。殆難與輩。金傳 海內外輩金求書者穿戶限焉。

中華民國十一年壬戌　一千九百二十二年　公七十三歲

正月苦足疾　與人論世云。近世歐華糅合。貪嗔癡相倍倍增多。曰路德之嗔。曰羅斯伯爾之嗔。曰托爾斯泰之嗔。曰馬克斯之嗔。吾國天性主讓。而近世學說貴爭。旣集合上四者而用之。變其名曰專制之嗔。官僚之嗔。軍閥之嗔。資本之嗔。又爲之枝葉曰涼血之嗔。曰不順潮流之嗔。曰迷信之嗔。曰頑舊腐敗之嗔。曰民智不開之嗔。廣張八萬四千鈞。而吾華四萬萬民。無一非可嗔之物矣。惟政客爲造嗔之主。唯報爲嗔傳之媒。僕於歐亞之嗔辨之至微。而於雜糅之嗔尤視之若風馬耳。書札與金闇伯

三月杪歸里掃墓。先大夫本年日記哀啓

四月。公弟子林卒於滬寓。公哀慟如喪子封時。公自少至老。雖劇病造次。未嘗一日廢書。無書不觀。亦無學不治。每治一事。未嘗不究其源委。觀其會通。蓋無一時㢤思索。病中禁思慮。則又默誦經書。逾數時不能自止。止輒復然。體力愈孱。而心神愈王。或拈詩句。則思理辭采。湧溢如平時。討論事理亦如之。醫者謂神彊形弱。而不相稱。設天行人事或相牴觸。易致心疾。不可復治。至是心氣益傷。哀啓

六月十一日爲公暨李夫人成昏五十年重諧花燭。鄉人某布衣爲繢海日樓重諧花燭圖。

七月十五日復病。初似瘧。至八月初二日。又患癃閉。哀啓　案公有病中寄和樊樊山詩序云。壬戌七月。薄感時行。三日而心志身力盡失。幾莊子之所謂吾喪我者。然起坐故猶如常。八月初二。便皆閉。腹張欲死。又恍悟盧申之自投潁水。非無由也。佛蘭謝醫。以歐法治之。殘喘慬慬。呻吟病榻。又十餘日矣云云。可見公初病時狀。　病中得樊樊山方伯寄詩五首。雖呻楚不忘。在口時和一二韻。積日成之。序詩云。不死何妨更論文。冀州飆舉思夫君。金壺墨盡搜殘刻。黃葉堦乾省舊聞。俗諦一星成劫火。故人千里夢秋雲。年年心緒凋殘盡。念我桓山鳥失羣。其一　草草生涯七十三。阨年突過劣猶堪。雞魚蒜在都無味。老病死招行總甘。餘葉儻猶纏故紙。埋身隨處即山庵。新因舊果終難遣。唵字仍依北斗南。其二　澹極烟痕九點州。大圜廣廣夢悠悠。思君共飲金波月。宿契應同白玉樓。百藥煎餘成痺木。六師回笑餓金頭。邱君運盡才還盡。摘句尋章卒未休。其三　踢倒須彌法界開。大香水海淨無崖。花臺須蘴都成佛。月露靈祇不受齋。浪跡儻留康樂寺。閒情偶折魯公釵。秋風萬里蕭寥去。著個詩翁病亦佳。其四　戲樂嚴禪候解題。思君隨願見君詩。飛揚雲氣隨萊母。霾沒名卿閟祝其。學究殘編涂毒鼓。太公家教比神蓍。飛天朱鬢遙相覷。擾擾甘陵部黨爲。其五　自後旋通旋塞者帀月。或勸用人參。公以韓太夫人晚年有歐血症。服參即瘉。以貧無力購全參。爲終身之痛。終身不服。即服藥亦不入方。聞此言又涕泗交臣。哀咽不能復語。二十七日又患

脚尰。自謂病中心象如太空虛靜。纖雲不染。是晚以遜帝大昏期近。自念病軀不堪入覲。爲欷歔不已。猶彊起寫京信數通。千條萬端。心手苦不相應。屢作屢輟。每一握管。輒傷感涕泣。次晨卽不能起。於是病益革。心房跳動。聲微不可聞。十月初二日蚤起自云昨夜睡極好。又云夢境極佳。適王病山布政（乃徵）來。則云病情極不好。復云夢境至佳。中午起書對聯兩副。步履運腕安詳一如平日。至晚病忽變。至初三日丑時遂薨。（哀啓）

初九靈匶回籍。厝北門外寧波會館。

民國十二年癸亥十一月初六日安葬於南城外王店榷篰村之祖塋側。

民國十五年丙寅三月二十五日李夫人歿於上海寓邸。民國十六年丁卯十月與公合葬。例得附書。

公爲學大綱及次第方法。則略見於海寧王靜安先生所爲公七十壽序。其略曰。先生少年固已盡通國初及乾嘉諸家之說。中年治遼金元史。治四裔地理。又爲道咸以降諸家之學。然一秉先正成法。無或逾越。其於人心世道之汚隆。政事之利病。必窮其源委。似國初諸老。其視經史爲獨立之學。

而益探其奥窔。拓其區宇。不讓乾嘉諸先生。至於綜覽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經史之法治之。則又爲自來學者所未及。若夫緬想在昔。達觀時變。有先知之哲。有不可解之情。知天而不任天。遺世而不忘世。如古聖哲之所感者。則僅以其一二見於歌詩。發爲口說。言之不能以詳。世所得而闚見者。其爲學之方法而已。夫學問之品類不同。而其方法則一。國初諸老用此以治經世之學。乾嘉諸老用之以治經史之學。先生復廣之以治一切諸學。趣博而旨約。識高而議平。其憂世之深。有過於龔魏。而擇術之愼。不後於戴錢。學者得其片言。具其一體。猶足以名一家。立一說。其所以繼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開栔來學者亦以此。使後之學術變而不失其正鵠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觀堂集林卷十九

附沈子培先生著述目

公著述無慮數十種。但生平不憙名。多未傳布。世罕知之。遽常於民國十七年譔年譜初稿時。就所諗者。編一目附譜後。中國學會爲刊於上海時事新報中。南京史學會史學雜志。又爲轉載年譜。旋亦問世。於是始稍聞於世。十九年無錫國學專門學院有校友會年刊之刻。索稿於余。重編此目。間附序跋提要。未能詳也。今續有所知。就原目略加補苴。裨學者覽觀焉。

佛國記校注一卷

案原書宋釋法顯撰。公校注未見。載公子慈護丈頫海日樓遺書目。（下省稱沈目）黃公度人境廬詩。光緒十六年庚寅歲暮懷人詩。懷公有云。懷仁久熟坤輿志。法顯兼通佛國言。時公四十一歲。作此注當在其前。

蠻書校注十卷

案原書唐樊綽撰。公校注未見。遺書目作一卷。此仍原書作十卷。海日樓文集卷上有樊綽蠻書校

本跋云。唐書驃國傳稱南詔以兵強地接常羈制之。據貞元中。南詔朝貢挾驃使以俱來。而尋閣勸自稱驃信苴。信苴蠻語爲主。則尋閣勸自以爲兼王驃國也。開南安西所部。遠皆達於南海。以地理志所記通天竺路互證。知非誇辭不實者。蓋驃之屬國。皆爲南詔屬國矣。驃卽常璩華陽國志。永昌所通之僄越。今之緬甸。理可不疑。依此書以三大水分畫緬境。蘭滄江流爲一部。其西岸爲驃地。東岸當是河蠻。又東卽車里十三板納。後漢書所謂撣國者。唐世或爲獨錦蠻。書中於此。殊不詳晰。麗水卽今怒江爲一部。其東岸爲驃地。西岸之西北則撲子蠻。望苴子。外喻部落。次爲茫蠻。次南驃地。極南至於兜彌伽柵彌臣。怒江入海之口。東西漾貞卽此書之大銀孔也。西岸曰巴叅。或譯巴新。卽此書之彌臣也。彌諾江流爲一部。卽今圖邁立開河。東岸爲驃。西岸彌諾。卽圖蒙尼瓦。嶺外代答所謂黑水淤泥河。本書于泥禮。今圖爲烏韃河者。皆在此流域中。越絨麻山而至阿剌干。疑卽彌諾國地。故通天竺路。經彌諾麗水而西至大秦婆羅門也。以元史地理志金齒六路約之。柔遠茫施二路。當在北緬怒江兩岸。自茶山里麻以至繆江流域。望苴子卽今老卡子。外喻卽猓獨野人。茫施在此書施蠻諸部中。蓋統今猛拱猛養猛密繆江以西諸部。皆東茫蠻所居也。其柔遠路西云鎭西。似卽

蒙氏安西故地。已在怒江西邁立開江之外。鎮康在柔遠南。非騰東南道之鎮康也。鎮康之西為建寧。當已入唐世。彌諾北界。其平緬路在柔遠南。所屬曰驃睒。曰羅必四莊。曰小沙摩弄。曰蟡睒頭。為驃故地。即今緬都一帶無疑。麓川在茫施東。最近騰邊。殆此書唐封川茫天連越睒及開南城所屬諸部也。 元世疆理滇南。仍以段氏為總管。信苴日在至元之世。主滇事者二十、餘年。不惟滇州縣悉沿南詔舊名。即徼外諸夷襲舊名與此書同文者。亦仍不少。金齒驃黑爨茫施徒麼徒皆唐世舊稱。州部曰瞼睒。亦舊俗也。史地志敍金齒以西土蠻八種云異牟尋盡破羣蠻。徙其民而取其地。南至青石山與緬為界。及段氏時。白夷諸蠻漸復故地。是後金齒諸蠻漸盛。蒙氏安西開南城戍。殆皆廢弃於是時。然其地為南詔舊域十一總管固知之。故元世建茶罕章以統滇之西邊。其戎索包有北緬怒江以西諸部之地。幾盡得蒙氏舊疆。非若明人晝於麓川而止也。元世所謂白夷。頗疑即是彌諾種民。此書所謂彌諾面白而長者。與黑爨有別。與金齒亦有別也。南詔界南至青石山。明人無言及者。遂泯然不可復考矣。公題下自注云。或添二三節作序錄。即謂本書之序錄。今聞由錢塘張孟劬太守爾田校改。題曰斠補。

諸蕃志校注二卷

案原書宋趙汝适撰。公校注未見遺書目不載卷數。茲依原本。

蒙韃備錄注一卷

案原書宋孟珙撰。公注未見。載遺書目。云。原稿與西游錄異域說塞北紀程合一册。張孟劬太守擬以此書與下黑韃事略西遊錄。異域說塞北紀程近疆西夷傳六種注合編。題曰史外合注。

黑韃事略注一卷

案原書宋彭大雅徐霆撰。公注未見。載遺書目。云原稿一册。

元祕史箋注十五卷　附元祕史蒙語原文九十五功臣名一卷。

案原書不知撰人名。公箋注未見。載遺書目。余近得見公讀元祕史後記手稿。文集不載。錄之以見一斑。記云。幼時讀潛研堂集元祕史跋。恨無從得其書。尋知楊氏已刻入連雲簃叢書中。然全帙昂貴。無力買之也。此單行本偶從廠市得之。諗其紙墨。猶是楊氏書初出時所印者。展卷快讀。頗有得荆州之喜。楊氏刻西遊記後附程沈董三釋。讀者瞭然於古今地名譯音同異。此獨闕如。殊以爲憾。

今以視記所及。略識一二。張石洲蒙古遊牧記中屢引此書多有詮釋。亦彙錄之。不知蓋闕。聊備異時之忘失焉。不兒罕山者。今之巴爾哈也山。胡刻地圖有此山在巴爾哈河之源李鄒二刻無之　據都蛙兒上。不兒罕山望見統格黎水。而不忽合塔去順斡難河行至統格黎河邊。知不兒罕山在斡難河源之東甚近。太祖初起之時。周旋於敖嫩克魯倫二源之間。東不能至呼倫貝爾。西不能過土剌。不兒罕山。是其根本。王汗方彊。豈能雀巢鳩據乎。故知張氏謂不兒罕即今之汗山非也。乞沐兒合河者。今之齊母爾哈河。據祕史云。西通斡難河。案之今圖地理脗合。札木合所居之豁剌豁納主兒不。蓋即弟厶卷之阿亦惕合剌合納在乞沐兒合小河。然則札木合所居在今齊母爾哈河也。據祕史稱帖木眞即札木合分離自阿亦惕合剌合納起。知非二地矣。主兒不疑即遼史阻卜部。據皮被河即琵琶川。又即契丹所居之白貔河。白貔河。即白狠河。舊指爲老哈。張氏有辨甚確。愚謂白狠河自是大凌河。白貔河自是老哈河。準其地望。畫然有別。白狠河定爲大凌。不能再指白貔河爲大凌也。據遼史皮被河城南距上京千五百里。而自齊母爾哈至多倫貝爾相去亦不過如此。阻卜之爲主兒不。情事可信。但單文孤證。一時不能定耳。譯文多上不同。蓋全不全之別。亦或倒字。或係異名。額亦惕合剌合納者。殆猶

今之喀額爾齊斯汗騰格里耳。疑未能定也。下有訶闊兒禿主兒不。知豁刺豁納爲係主兒不合名矣。札木合泰赤烏所居。蓋皆在敖嫩河克魯倫河上流內外。當與太祖雜處。故太祖自齊母爾喀至㑹庫儞而泰赤烏驚起。其東烏爾匝河鄂爾順河。則皆塔塔里所居。浯兒札河者。烏爾匝也。兀失兒溫河者。鄂儞順也。捕魚兒海今之貝爾池。貝爾今譯或作布伊爾。闊連呼子者。今之呼倫池。呼倫今譯一作枯倫。對音皆相合也。此已入今東三省地。故金人征塔塔里矣。塔塔里與達達。自是二種。書中分晰昭然。當時書如蒙韃備錄。金國南遷錄。亦自分曉。後人或乃不知矣。案此當爲箋注之嚆矢。箋注開由嘉興陶拙存參議葆廉元和孫隘堪廣文德謙張孟劬太守同校。

皇元聖武親征錄校注一卷

案原書不知撰人名。或曰出自察罕。公校注。遺書目未載。予見之日本那珂通世博士成吉斯汗實錄中。尋得見公聖武親征錄校本跋。知已燬於拳匪之亂。跋云。某始爲蒙古地理學在光緒乙亥丙子之間。始得張氏蒙古遊牧記單本。沈氏落颿樓文稿。以校鄂刻皇輿圖李氏八排圖。稍稍識東三省內外蒙古新疆西藏山水脈絡。家貧苦無書。無師友請問。獨以二先生所稱述爲指南。祕史刻在

連筠簃叢書中。時賈十二兩。非寒儒所能購讀。一日以京蚨四千得單印本於廠肆。挾之歸。如得奇珍。嚴寒挑鐙。夜漏盡。不覺也。庚辰會試第五策問北徼事。罄所知答焉。卷不足。則刪節前四篇以容之。日下稷。淸場而後交卷。歸家自憙曰。此其中式乎。長沙王益吾先生會稽朱肯甫先生分校闈中。榜發語人曰。闈中以沈李經策冠場。常熟尚書尤重沈卷爲通人。顧李蒓客負盛名。而沈無知者。某君曰。嘉興沈氏其小湖侍郎裔乎。尚書於謁見時特加獎借。而兩先生之言傳諸學者。蒓老相見。亦深心推挹。於是於此學稍稍自信。而此書乃轉展傳鈔得之。於是乃知元史本紀所從來。知作此書人曾見祕史而修元史人未曾見祕史也。互相印證識語眉上。所得滋多。爽秋爲洪文卿侍郎搜訪元地理書。假余鈔本傳錄。遂並眉端識語錄以去。侍郎後自歐洲歸。先訪予研究元史諸疑誤。前賢未定者。舉予校語。余請曰。單文孤證。得無鑿空譏乎。侍郎唉曰。金楷理謂所考皆至確。金楷理者。英博士而充使館繙譯。地理歷史學號最精。助侍郎譯述拉施特多桑貝勒津諸書者也。李仲約侍郎自粤反都。亦折節下交相諏問。顧予於此書所未瞭者。先生亦引以爲憾。而無他本校之。蓋先生所據亦何氏校本。與此本同出一源也。間屬友人訪諸日本。亦無他本。（遽案日本有排印本不知尙有他本不。）廢然太息。丙

申歲李侍郎卒。丁酉予丁太夫人艱。銜恤南歸。及庚子而抄本及積年所搜集諸書留在京邸者並燼於拳焰。斬然衰絰。茲業遂廢。至於今二十年矣。丁巳冬。書賈以明抄雲麓漫鈔來。僞書也。實殘本說郛之改名。而中有聖武親征錄。取與此刻本校。則異同滋夥。研討浹旬。其可以佐庀今本者。悉剌入之。雖未敢遽稱塙詁。較之張何所見者。則勝之已。據此可見公蒙古地理學致力之始末及本書大概云。洪文卿曾有錄本。則此書或尙在人間也。丁巳校本已刻入知服齋叢書中。

長春眞人西游記校注二卷

案原書元邱處機撰。公校注未見。載遺書目。

西遊錄注一卷

案原書元耶律楚材撰。公注未見。載遺書目。

塞北紀程注一卷

案原書元張德輝撰。公注未見。載遺書目。

異域說注一卷

案原書元朱德潤撰。公注未見。載遺書目。

近疆西夷傳注一卷

案未見。載書目。

以上各書據余堯衢挽公詩注云。多出湘南左樹棠紬公手稿。次弟編錄。公稿率眘亂塗乙。不易辨例。左從眉端旁行。別簡他本掇拾安寘。董理秩然。公在時甚喜。謂同我著書。舉戴安道爲范宣鈔書以相況。戲呼爲行祕書著作郎。慈護丈則云左未蕆事。後存張孟劬處。謀校寫。

島夷志略廣證二卷

案原書元汪大淵撰。公原本曰注。不曰廣證。只一卷。其後上海國粹學報社刊入古學彙刊中。作此名。分上下兩卷。當秉先生意。此就原書以新舊各圖證之。以考見南洋各島唐宋迄今之航路。並考見西洋人所建商埠。亦即古來商賈匯萃之區。實發前人所未發。後由孫隘堪廣文重校定名曰箋。

女直考略一卷

案原書在鄭廷羅兵鏡卷二十附刻中。公據鈔本加注。四庫提要兵鏡只十一卷。此在二十卷者。後

人重刻所附入也。注文凡三十七條。後附李培灰畫集序文及嘎爾旦列傳。傳有眉注四條。

蒙古源流箋證八卷

案原書爲蒙古人撰。乾隆四十二年奉勅譯進。此書公原名事證。由張孟劬校補並間采海寧王靜安說。寫定刻行。改題箋證。公自跋云。此書自四庫著錄。爲却特史學者視之。與脫必察顏聲賈等顧自嘉定錢先生以來。徐龔張何以及近時李洪諸家。於祕史聖武親征錄。穿穴疏通。詳前人所未詳。發前人所未發。各已成一家言。獨此書廑各就可資證佐者。摘取斷章。未有綜其全書而理董其緒者。今略就所知者箋之。癸丑用王氏抄本校一過。朱筆諸氏本從滿蒙漢三文合刊本錄出。又勝王氏。今多從之。孟劬序略云。嘉興沈一盦先生與洪文卿李芍農侍郎同治西北輿地之學。而於此書研覈尤勤。洪李書行世最早。先生著述矜緩。丹墨叢殘。及身多未寫定。其偶落於人間者。吉光片羽而已。先生既歸道山。余始與亡友王靜安相約爲理董。未幾忠慤應召入都。匆匆又數年矣。今年（庚午）先生哲嗣慈護兄出遺書屬編次。因檢校迻錄。定爲箋證八卷。間有一得之愚。放鄭灼寫皇侃禮疏例附載箋中。發正又數十百事。蓋至是而荒裔彈舌之舊史稍稍可以屬讀矣。此書敍述緐複。又經

重譯。非熟於滿蒙音紐者不能讀。非深於史學善用鈎稽之術者不能通。象鞮之資苦於不知史。而治史者又以其難讀而棄之。今茲所校。闕疑尚多。固不能無待於後人繼續之研尋。然蓽路藍縷之功。微先生莫爲之前也。

以上史地之屬凡十有五種。

漢律輯存一卷

案此書與徐博泉同溥同輯。蓋代薛雲階允升者。遺書目不載。當已佚。金甸丞丈與先大夫書曾述及之云。弟意其書已不存。緣當時與博泉同輯。博泉在日問過亦遺失。云。余在公困學室讀書記中見韓自公羊傳何氏解詁凡六條說文解字十五條爾雅郭注一條周禮注疏二十九條儀禮注疏一條禮記注疏六條左氏傳注疏一條蔡邕獨斷一條漢書顏師古注四條諸書凡數十條。當爲此書椎輪。文集卷上有此書凡例。自注代薛尚書撰云。蕭何之律。本自李悝。漢晉法家。傳之有緒。而應劭風俗通謂皋陶謨虞始造律。蕭何成以九章。傅子謂律是咎繇遺訓。漢命蕭何廣之。其在秦時。則呂不韋稱咎繇作刑。韓非謂刑弃灰是殷法。皆推秦法而傳之古制。九流之學。莫不託始帝皇。然班志言法家本出理官。而李

氏系出咎繇。世世司理以官爲氏。則李悝之學。必有所本。應劭傳玄之說不可廢也。漢律文爾雅古質。略與周官禮大戴禮記尚書大傳所載古刑名說相類。自晉沿唐。有革有沿。文句大體實相祖述。攟拾碎遺研其由趣。斯亦足以觀古會通察世輕重者。　叔孫通益律文爲傍章十八。漢律文多載儀式制度。或疑卽傍章之文。而無堅證以明之。其張湯趙禹大小杜君之學。漢世傳習由用。陳羣劉劭猶尙及見。而如淳孟康諸人稱引舊文。不加識別。後世無從考辨。惜哉。莊周稱刑名比詳。溫城董君決事比漢世與律令同用。今亦附入此類焉。輯律文弟一。　漢律有古文。自李斯趙高以來。故蕭何草律著試學僮史書之法。說文所載模略可見也。方言急就廣雅釋名所傳故訓有關刑制。皆法家漢學所當省覽者。若略人略賣人之訓。斷以唐律。不以道取爲正。藉方言證之。舉一以反。足可致思。陽湖孫先生嘗欲爲律音義。有由也。輯律詁弟二。　漢藝文志錄法經而不錄律篇。晉中經簿亡不可考。隨經籍志錄存魏晉以下之律。獨漢律不存。豈非舊律繇蕪。艱於傳習之故哉。其大略可考者。大抵依晉志爲本。而雜採他書附益之。輯律篇目弟三。　漢世法家頗多異議。復肉刑。減死罪。其大端也。如復仇輕侮。柯憲宴易。決因造獄。小大以情。準通典雜議之例。輯律雜議弟四。　漢書禮樂

志言禮儀與灋令同錄臧於理官。至魏新律乃別出常事品式章程各還其府。以爲故事。然則漢律文繁。非獄前後相蒙。亦由所賅廣博故也。諸官儀與職有關刑名者。非必律文而可觀漢制。輯以爲雜事弟五。　經義斷獄。春秋爲宗。公羊在漢世。尤春秋家顯學也。劭公注多與漢律義相表裏。陽湖劉逢祿治何氏書集爲律意輕重說一篇。說或舛或觕。不盡可據。今加增考論。仍舊一篇附於漢律之末。爲何氏公羊律意說弟六。猶可見其大概。

晉書刑法志補一卷

案已佚。遺書目不載。

以上刑部之屬凡二種。

法藏一勺四卷

案遺書目不載。原稿當尙在。予見鈔本於金甸丞所。蓋掇拾菁華之作。

以上釋家之屬凡一種。

海日樓文集二卷

案此由孫隘堪校勘原稿叢殘，且多闕文，整齊不易，孫逝世後，遽常復加董理，茲定一目於左，

釋易卦反覆相配上下兩篇　小畜說　論讀史（案原題作與友人論讀史，孫隘堪以爲宜入書類，今以論說之文甚少，擬去與友人三字，今從之，）說宛委山（尚有論孔教論私利兩篇，擬編入外集，）與人論書地圖書　與南皮制軍書（辛丑春）又　與陶制軍書　與某書（違侍六年）與金潛廬太守論詩書　又（別後兩旬）又（新正苦足）致張少軒書（暄涼倏易）又（睽侍以來）與王靜安徵君書，

以上釋論說書，

岑襄勤公奏議序　禮議敘　沈子敦先生遺書序　關氏讀易劄記序　重刊巡城瑣記序　日本租稅制度及實務序　元聖武親征錄校本敘　南朝寺考序　宗忠簡公年譜序　孫抑安漢書藝文志舉例序　孔教論序　重刊西江詩派韓饒二集序　續檇李詩繫序　涉園叢刻序　張文達公退思軒詩集序　李宋言學製齋駢文序　定庵集序　浙西山人安般簃詩序　止庵詩集序　佰翁詩序　濤園詩集序　貞孝先生遺墨序　章一山文集後序　汪穰卿遺箸題辭　陶廬六憶序　雪橋詩話序　彊邨校詞圖序　愛日吟廬書畫後錄序　石芝居士□□□

□案原闕孫廣文擬爲禮佛法門四字序　符藝庭漫稾敍

以上序。

論語孔氏本鄭注跋　書司馬溫公切韻指南後　宋本史記跋　穆天子傳書後　景宋本重詳定刑統跋　水經注跋　樊綽蠻書校本跋　徐靈府天台山志書後　經世大典西北地圖書後　書西域水道記卷四後　秦邊紀略書後　譯刻中亞洲俄屬游記跋　抄本明季諸賢列傳跋　吳氏安危注跋　書道藏目錄太平部後　六祖壇經跋　宋刻佛祖統紀跋　傳法正宗記跋　記大智度論　記說无垢稱經後　書正觀科節後　書悉曇字記後　魚元機詩集跋　宋殘本劍南詩稿放翁詩稿跋　宋殘本豫章黃先生文集外集跋　樂府詩集跋　儲刻晞髮集跋　玉楮詩稿跋　投筆集跋　書龔定庵文集後　漢孟廣碑跋　白石神君碑書後　宋魏廉富造天宮象碑跋　北齊標異鄉義慈惠石柱頌跋　魏李璧墓志跋　隋張通妻陶貴墓志跋　隋趙芬碑跋　新出土墓志十種跋　唐□姓迴鶻愛登里囉汨沒密施合毗伽可汗聖文神武碑跋　故闕特勤碑跋　又　突厥苾伽可汗跋　大理國淵公塔碑銘跋　大理國淵公塔銘弟二跋

唐代國長公主碑銘跋．唐興聖寺尼法澄塔銘跋　義琬禪師墓志跋　支提龕銘跋　無畏不空禪師塔記跋　大證禪師碑跋　淨業寺故大德法藏禪師塔銘　化度寺邕禪師塔銘　跋星鳳樓帖　書道光乙酉科福建明經通譜後　琴西先生手札跋　劉雲樵先生草書册書後　東川公評本精華錄跋　記先府君手寫課藝後　記先太夫人手書日用賬册

以上跋．

送梁節盦同年歸里序（光緒乙酉）　金磷叟先生七十壽序（辛酉）　瑞安黃先生七十壽序　誥封夫人陳老伯母朱太夫人八旬壽燕詩後序　余堯衢參議德配左夫人古希偕老圖序　（尚有越縵堂壽觴詩序・梁母余太孺人壽序・朱雪崖先生壽序・擬編入外集・）

以上贈序．

重建天柱閣記　濤園記　雙花王閣記　曼陀羅室記　古磁碗記　記畫地圖法

以上雜記．

誥授榮祿大夫浹口李君墓誌銘　廣西巡撫吳公昌壽墓志銘　沈達夫先生墓志銘　王君菊

人墓志銘　康太夫人墓志銘　蔣君墓表　羅君楚墓碣　楊居士塔銘

以上碑銘。

龔自珍傳　葛府君家傳　書張氏二烈女傳　記蘇完公事　東藩瑣述

以上傳記。

杖銘　新父杖銘　端硯四銘　端硯銘　又　又　乙盦校律硯銘　莨陵珍藏硯銘　玉蘭堂

端研銘　莨鄰藏硯銘　翦盦先生象讚　張母桂太夫人象贊　方君奕贊　乙盦自贊　又

以上銘贊。

沈敬裕公誄辭　祭張隱君文　祭姚菊坡同年文　祭梁文忠公文

以上祭誄。

漢律輯存凡例代　高進喜案平議　絜玉庵辭　支那內學院緣起

以上雜著。

乙盦詩存厶卷

案此爲陵石遺所編。序云。余與乙盦相見甚晚。戊戌五月。乙盦以部郎丁內艱。廣雅督部招至武昌掌教兩湖書院史學。與余同住紡紗局西院。初投刺。乙盦張目視余曰。吾走琉璃廠肆。以朱提一流購君元詩紀事者。余曰。吾於癸未丙戌間。聞可莊蘇堪誦君詩。相與嘆賞。以爲同光體之魁桀也。同光體者。蘇堪與余戲稱同光以來詩人不墨守盛唐者。自是多夜談。索君舊作。則棄斥不存片楮矣。乙盦博極羣書。熟遼金元史學輿地。與順德李侍郎文田桐廬袁兵備昶論學相契。詞章若不屑措意者。余語乙盦。吾亦耽考據。實皆無與己事。作詩卻是自己性情語言。且時時發明哲理。及此暇日。盍姑事此。他學問皆詩料也。君意不能無動。因言吾詩學深。詩功淺。夙喜張文昌玉谿生山谷內外集。而不輕詆七子。詩學深者。謂閱詩多。詩功淺者。作詩少也。余曰。君愛艱深。薄平易。則山谷不如梅宛陵王廣陵。君乃亟讀宛陵廣陵。明年君居水陸街姚氏園。入秋病瘧。逾月不出戶。乃時託吟詠。余寓廬相密邇。有作必相夸示。常夜半扣門。函箋抵余。至冬已積稿隆然。又明年庚子之亂。南北分飛。此事亦遂廢矣。君詩雅尚險奥。聱牙鉤棘中。時復清言見骨。訴眞宰。泣精靈。昔昌黎稱東野劌目鉥心。以其皆古體也。自作近體則無不文從字順。所謂言各有當矣。余生平喜檢拾友朋文字。君作落

余處者殆百餘首。念離合之踪無定也。特敍而存之。石遺室文集卷九 學部近代詩鈔所選前數十篇。皆近刻海日樓詩集所無。當取諸此編也。學部石遺室詩話取此詩序下文云。乙盦精熟佛典。自喜其病僧行一首。論詩宗旨略見寒雨積悶雜書遣懷一首。余言詩學莫盛於三元。謂開元、元和、元祐。君謂三元皆外國探險家覓新世界開埠頭本領。故君詩有開天啓疆域。元和判州部。及勃興元祐賢奪嫡西江祖。各云云。余言今人強分唐詩宋詩。宋人皆推本唐人詩法。力破餘地耳。君甚謂然。故又有唐餘宋與師說。一香炷。及強欲判唐宋。堅城捍樓櫓。咄咄盛中晚。幟自閩嚴樹各云云。此兩詩亦不見海日樓詩集中。

海日樓詩集厶卷

案聞有十二卷之多。初由朱古微祖謀董理。朱卒。金鑑孫丈兆蕃重訂。陳石遺序之云。寐叟既沒之十有二年。其孤慈護既刊其所著蒙古源流箋證。乃出所裒海日樓全詩九百餘首請序於余。因念數十年來所有朋好相與爲文字骨肉者。凋謝略盡。黯然不可爲懷。濤園之詩。寐叟猶及爲敍。節菴則散原敍之。今惟散原與余存耳。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然旣痛逝者行自念也。則仍述吾

兩人往來聚散倡酬書札之素。以寫余悲。往者濤園嘗言予兄弟於朋輩之爲詩。能鼓舞而督促之。使裒然成帙。乃戲以催耕之布穀。促織之絡緯相況。可云善謔。蓋濤園素罕作詩。自要先伯兄木庵先生客皖南大通。淮北正陽關。不兩年成正陽集一巨册。陳弢菴太傅少作不存稿。自里居與先伯兄相倡和。始存其詩。至今殆千首。余之慫慂寐叟爲詩。則已詳同客武昌時所作敍中。嗣是寐叟出守南昌。則貸余遊匡廬。提學皖省。則招余遊安慶。寐叟將赴歐美考察政治。則寓余武昌寓廬。辟地上海。則海日樓谷隱諸所居。余尤數數至。其蹤跡彼此詩中約略可尋。寐叟論詩與散原皆薄平易。尙奧衍。寐叟尤愛爛熳。余偶作前後月蝕詩。寐叟喜示散原。散原袖之而去。寐叟詩多用釋典。余不能悉。余題寐叟山居圖七言古四首。寐叟亦瞠莫解。相與怪笑。寐叟短札詩稿存余所者無慮百餘通。其散見於余詩話者。不能盡也。今翻閱茲編。武昌以前所作。蓋廑有存。其他爲余所未見者亦罕矣。其選入石遺室師友詩錄近代詩鈔者。且二百首。皆其尤精者。故余於寐叟之詩之甘苦酸鹹。敢謂知之之深。一如己詩之甘苦酸鹹。其足爲外人道者。固已具詩錄詩鈔中所首載之鄙論已。

案此爲臨川李證剛翊灼所編。未見。自序云。壬申夏輯寐叟未刻詩爲海日樓詩。補編既竟。以示尹子碩。尹子謂予曰。子與寐叟殆有勝緣。子盍綴紀其事以弁諸卷端乎。嗟夫。予聞碩公此言。曷勝其風雨蒹葭之感哉。夫予與叟之遇合誠有非偶然者。予之聞叟名爲光緒丙申。而始親謦欬則光緒癸卯也。是時叟承命守南昌。甫下車。即徧交其名士。予年雖穉。亦被顧及。暇必約譚。譚必竟日夕。予有所論議。叟必贊許。予有所咨問。叟必爲之詳釋。如是者幾及三年。予乃知叟之學博且實也。乃知叟之識正且確也。叟嘗慨然而謂予曰。噫。國其殆哉。夫道器文質體用經權理事神迹。非可二也。而今學士皆二之。道與德。政與教。知與行。定與慧。名與實。學與業。生與義。非可離也。而今學士皆歧視之。自他心物眞妄新故今古有無是非善惡相待而著。非定有也。而今學士皆固執其成見焉。學士者國之耳目也。今若此。則其誰不盲從而躓蹶也。且學也者。禮之所自出。禮者國人之準則也。若今學士可謂無學。國無學矣。而欲責之以禮。其可得與。無學無禮。而欲賊民之不興。又可得邪。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今中國之謂也。噫。國其殆哉。予聞之虩然而懼。憬然而服膺不敢忘也。及今思之。叟眞藏往知來之哲人哉。丙午叟被命提學於皖。己酉以皖藩攝巡撫事。聞予因學校

事致勞瘁。亟召予。見卽謂曰。子來何遲也。既而曰。今何世。子乃欲以一齊傅止楚衆之咻乎。茲與子約。當留此作竟年談。愼毋眖舊鄉而懷歸志也。已又笑曰。余雖不耄期。而有倦勤之思。明年此日。會當遂我初服。與子同作西湖遊耳。自是居則花晨月夕。輒縱高譚。出則佛寺江亭。每多嘉會。署有成閣。閣有天柱閣。叟之所葺也。閣凡五級。登臨四望。近攬龍山。遠招廬霍。長江衣帶。旋遶襟袖。遊目騁懷。致饒佳趣。叟政事閒。暇卽相與放論其上。解題析義。雄辯風生。往往自昏達旦。而無倦色。叟每樂甚。輒曰。有此江閣以來。還有此主客不。及今迴憶。如此勝境。如此主客。如此嘉會。誠最其難得也。三復叟語。彌用感喟。庚戌叟以國勢日危。上書言大計。權貴惡之。留中不答。叟撫膺太息曰。天乎。人力竟不足以挽之耶。因賦閣夜長律見示。詩曰。不待招邀入戶庭。龍山推分我忘形。流連未免耽光景。餔啜誰能較醉醒。雨後百科爭夏大。風前一葉警秋蘦。五更殘月難留影。起看蒼龍大角星。遂告衰求去。七月得請解任。果符期年之言。離皖日。叟再申西湖遊約。予乃於南洋勸業會畢。訪叟嘉興。快聚匝月。卽偕作西湖遊。時長至前旬日也。湖山幽閟。杳無遊人。靜對荒寒。宛若置身嬾瓚畫幅中。叟笑曰。余輩可謂孤芳共賞者已。迺盡十日之力。遍攬湖山之勝。素妝西子。不御鉛華。而風均天然。偏

多眞趣。寒山詩所謂皮骨脫落盡。唯有眞實在者。良堪逡贈叟有句云。應心開淨域。凡聖無殊差。蓋契證語也。而湖君好事。似憂嘉客。隋入枯禪。十日之中。晴晦雨雪風月。幾無不備。寂然境中妙現神變。枯木寒巖。頓有生意。予嘆曰。乾陽無死。易義故不虛耳。叟曰。余於是亦悟易義。惟密頗覺以密通易。應無不合。子能爲我言作證乎。予曰可。夫易之爲義。即神變也。神變即密之大用也。故繫辭傳謂君子先心退藏於密。蓋不密寧復能易哉。且乾金剛界智也。坤胎藏界理也。乾坤生六子。兩界開五部也。乾坤變化而有八卦。兩界瑜伽而成曼陀羅也。演八卦而爲明堂位。曼陀羅而現三昧耶也。如是義證。不勝枚舉。易爲儒密。又何疑哉。叟笑曰。誠哉是言。然則彼之軒輊儒佛者。匪唯不知佛。抑亦不知儒已。遊既畢。予隨叟返嘉興爲留半月。遂別而之京師。任校訂敦皇唐人寫經之役。國變後予以發起佛教會事。至滬。適叟亦以浙亂辟居滬上。相見無言。忻戚交并。予見叟病甚羸。欲舉詞慰之。叟奮然作色曰。六合外寧無淨土邪。予曰心淨土淨。六合之界。誰實爲之。妄我見銷。客塵頓盡。淨土之名。且亦不立。何復有非淨土也。叟說曰。不期今日乃聞至言。因留作長譚。予旅滬不及兩月。與叟快談廛數次耳。詎知一別竟成永訣。叟蓋自是遂居滬。而予則於壬子五月奉先慈命歸隱洪都。凡

十二年未嘗出也。噫。予與叟之遇合因緣。豈偶然哉。叟言論丰采。饒有晉人風。故發爲辭章翰墨。神姿雋永。尤復令人玩味不倦。惜予與叟嘉會不常。未能盡闚叟之蘊藏。而予不文。又不能悉述所見聞以告碩公也。夫叟之道德學術事業文章。固已昭昭在世。無待贅陳。況予譾陋。嘗海滴。尤弗敢妄贊。然竊謂學業如叟。世實罕倫。其證悟之瑩然澄澈。堪稱超邁前修。世多哲人。定不河漢予言。叟平生著述極多。然每不自掇拾寫定。好爲詩詞。亦復短箋尺幅。任意狼藉。予此補編。蓋僅得十之一二耳。頗冀博雅君子。繼續綴輯。俾叟著述之散佚者。蔚成完帙。則予與碩公所厚望也。若夫叟之詩。則叟固嘗自謂吾之於詩。譬蜩父之承筐。然亦掇之而已。予於是復何能贊一辭。李序雖不論詩。但記公佚事緒論頗詳。錄之。

寐叟乙卯稿一卷

案此係公六十六歲時所作。歲次乙卯。故名。明年孫隘堪序而刻之吳縣。明年秋刻成後。收入海日樓詩集第二卷。

嗎子集一卷

案未見。聞上虞羅叔言（振玉）刻之。來名當爲唱酬之作。遺書目不載。

倦寐聯吟集一卷

案未見。見余堯衢（肇康）輓公詩注云。自予來中四五年間互相倡酬。各得詩七十篇。爲一時同人所無。裒然成帙。公顏之曰倦寐聯吟集。比之皮陸。予改曰寐倦。公持不可。遺書目不載。

僾詞一卷

案此公所手定。

海日樓餘音一卷

案此亦公所手定。

東軒語業一卷

案此亦公所手定。

曼陀羅寱詞一卷

案此亦公所手定。朱古微又將以上四種刪定。統題爲曼陀羅寱詞。凡一百七首。涵芬樓印行之。既

而朱輯滄海遺音．又稍有所去取．凡八十五首．即朱刻本也．

寐叟書牘二卷

案此爲蘧常近年所輯．凡與李少荃一首．張香濤二首．陶子方一首．瞿子玖一首．唐春卿一首．似未完楊杏城一首．程抑齋二首．溥西園一首．繆筱珊一首．樊雲門一首．朱古微二首．先大夫六首．陶拙存一首．金闓伯六十首．吳絅齋一首．喻志韶一首．康長素十首．方倫叔三首．張少軒三首．鄭太夷一首．羅叔韞三首．王靜安一首．孫隘堪五十三首．張尗儼季直一首．陳重遠一首．周少樸一首．周少猷一首．吳佩葱一首．朱介人屈文六一首．張仲昭一首．沈乙僧一首．陸瑤甫一首．某十一首．都一百七十六首．半係短札．此外流傳尚多．如賢達不吝抄示．俾成完帙．則非特蘧常一人之望也．

類帖考厶卷

案未見遺書目亦未載．予聞之金甸丞丈．丈謂有鈔本．

寐叟題跋四卷

案涵芬樓印行之．編次未善．有複出．上集二卷無目．尤不便稽考．擬重編．

碑跋一卷

案未見。見遺書目。疑即在文集中。

答龍松生書法問一卷

案共二十餘條。多發古人緘祕。

以上文藝之屬。凡十有六種。

東軒溫故錄一卷

案記論經史爲多。

東軒手鑑一卷

案記釋家言。

札記一卷

案亦記釋家言。起癸丑七月二十七日。

筆記一卷

案記論道家言。

月愛老人客話一卷

案多雜家言。起己未二月十日。

治城客話一卷

案多論治道。當在庚子辛丑之間。

護德瓶齋客話

案共止五則。記友朋雜語。

護德瓶齋涉筆一卷

案多論西北輿地及遼西元史。間涉經濟及雜藝。自記曰此壬午癸未之間所記。亦有續添者。大抵在京邸時。

護德瓶齋筆記

案共止兩則。記師門感舊。擬編入文集外集。

潛究室劄記一卷

案與護德瓶齋涉筆相似。疑一時所記。

全拙庵温故錄一卷

案論詩文樂律及詞曲書畫之屬。自敍曰。尤悔多端。七十而不能寡過。平旦氣定。反省惄然。吾先君署別號曰拙孫。見於日記。時年甫逾二十也。自吾曾大父以拙字詔後人。小子罔知。憧憧朋從。及今日而後憬然反本。不已晚乎。孟東野詩云。庶全君子拙。恥爲小人明。全受全歸。毋忝所生。勉諸。

以上十一種。玆護丈屬遯常董理。擬放十駕齋養新錄例合幷寫定。綜曰困知室讀書記。亦公所名也。並擬仍原書名及原次於每條下。人事因循。久而未就。記此以自勵。

菌閣瑣談二卷

案原稿未見。略見於青鶴雜志。蓋論詩詞雜藝之屬。

鄂遊栖翫記二卷

案未見。聞係戊戌己亥之際所記。多涉二氏及地理樂律字母之屬。

簡端錄

案未見．凡公手批之書及畸零不成卷者．由張孟劬摘錄成此書．全目亦未見．

以上雜記之屬凡十有四種．

太凡書五屬四十八種．

跋

蘧常此稿作始於去歲之單。歷月又五日。草刱小備。作公年譜。蓋有三難。一。著述多未出。且手稿零亂。不易考其年月。二。公不憙名。少壯詩文。弃斥殆盡。晚歲亦僅有存者。三。我生也晚。生十有八年。始從公學。不四年而公薨。於同門最爲後進。得公親炙。不足一年。緒論所存。萬不及一。故所輯殊不能得吾師之全。惟有徵不敢不信。且於出處進退。亦不敢小有景飾。公在天地。固已昭如日月。時代不同。言論或異。亦不敢爲天下萬世諱也。惟見聞陝陋。海內知公者多。不弃啚鈍。匡其謬延。爲異日寫定之資。幸甚。幸甚。戊辰孟春。王蘧常跋於滬西光華大學。

予既作此譜初稿。刊布於東方雜志第二十六卷第十五十六兩號。海內學者不弃。頗多商兌。徐君一士讀年譜稿一文。（載國聞周報第七卷第二三兩期）質正尤密。久思改作。卒卒未果。後五六年間。先後得見先師文稿書札及雜俎多種。於是發憤加以補訂。至今歲秋。屬及門王君盈川（榮曾）清稿。視前幾增二分之一。王君好學深思。時有獻替。匡我實多。柏歲晚。又董理一過。遂寫定。約四萬言。後附著述目。又一萬有奇。時丙

子臘不盡六日也．計去先師之喪．凡十有五年矣．噫．王蘧常又跋於滬西同康邨之明兩廬．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五月初版

清末沈寐叟先生曾植年譜 一册

基本定價八角正

著作者 王蘧常

主編者 王雲五

發行人 朱建民

印刷及發行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